

K2045

C43a4

中 华 野 史



总 主 编：车吉心
副总主编：王育济
本卷主编：朱振华
党明德

泰 山 出 版 社

十叶野闻

[民国]许指严撰 周 琪整理

《十叶野闻》，清末民初许指严（一八七五——一九二三年，一说一九二五年）撰。许氏为清末民初史学名家，专于清史，尤熟于清朝野史掌故，有关著述颇丰。《十叶野闻》即其中之一种，该书主记清代十朝宫廷轶闻，兼及官场内幕、市井百态。涉及清宫帝后、太监、上层权贵以及江湖侠客（如甘凤池、鱼娘等）等各个层面。据清秘史本标点整理。

奉安故事

清初《东华录》所载，及《开国方略》等书，俱言以帝仪葬明思宗，一似恩礼前朝备至。不知此特定鼎后，从诸臣之请，下诏掩饰耳目，为收拾人心计耳。按《圣安本纪》及《泣血录》等书，都言闯贼入宫后，得思宗及后尸，盛以柳板，暴置宫门外三日，始得小殓。其殓也，殆桐棺纸衾，下倭藁葬，彼等遗臣不忍涉笔矣。及满人入关，文字狱急，亦无敢彰满主之凉德者。及读乡先辈邵青门先生文，书赵一桂事，不禁恍然。比客京师，悟大学校生赵某者，纵谈明季事，自言一桂为其远祖，子孙藏有乃祖笔记，当日事纤悉靡遗，较青门文特详，今存祠中。因口述其大略，予纪而录焉：

一桂为鞏下肆商，抱布贸丝，往来市廛间，朴愿无过人处。及京城陷，使眷属居远乡，独袱被策蹇驴，伪为军中运粮食者，逡巡入国门，凡为乱兵所困者十余次，几不得脱。奋勇前进，卒达禁中。先是，御史某者，直声震朝右，所居与一桂邻。闯兵且至，御史以殉国自誓。一桂匿其少子，慨然以婴、臼自任，且曰：“公苟正命，仆必为公营敛，如谢皋羽之于文信国故事。”及事极，御史固在围城中。一桂知其必死，故弃家冒险入城以践约，虽死于锋刃不悔。无何，御史尸不可得，而帝、后遗骸，方为伪闯臣顺天府某遣官薄葬。梓宫窄小，如平民礼，旧臣亦无一人哭临者。时伪臣某驱使明臣如犬羊，因令汉奸苛立仪制，轻輶素旒，飘摇出城北，厝置于十三陵之旁。非特不修园寝，且不起陵树碣，但以小石揭槩曰“明某帝”而已。一桂既不得御史，则奔走视思宗之葬礼，伤心已甚。旋赴昌平，至夜深，独恸哭陵下。袱被宿树阴，野草牵衣，萤

飞鬼啸，不之顾也。顾不得思陵所在。有友人某，为昌平州吏目，延之食宿，如是者三日，奋然作曰：“吾力必改葬以天子礼，报大明二百年之深仁厚泽。且使腥膻之徒，知吾汉族尚有人也。”乃即作归计，欲变产集资为大举。顾自恨商俗不谙典礼，恐草草贻后世羞，意不如先觅一掌故儒生，黄门常侍，夙姻朝章国故者，以为筹商治事地，然仓猝终不可得。最后乃得中涓人邢某，自言在宫中立差有年，社屋之日，曾目击帝、后陈尸惨状并葬所所在。又言田妃陵墓甚壮丽，苟帝、后合葬于此，尚不失体制。一桂乃与结盟为兄弟，出囊中金千余，更往明陵探察。果由中涓指得昭陵旁一小丘，宿草未青，土痕犹湿。不觉悲从中来，念二百年帝王末路，乃至于此。古人谓：“一盂麦饭，几树冬青。”今且并此而无之，能勿伤感？中涓邢乃言：“汉家故事：梓宫须取东山之木，轮囷合数人抱者，空其中，饰以丹漆垩灰。奢者则杂以金玉，外施金台银阁，以为之座。及葬，则隧道通宫，明器毕具，刻木为宫人、黄门状，甚则杀人以殉，鱼灯石马，罗列隧前，百官负土为坟，各种一树，以为纪念。今群臣皆谄事新朝，胜国典型，谁复记忆？纵有二三遗老，凭吊夕阳，亦不过泪洒千行而已。”一桂闻言，歔噓不已，既而奋然曰：“小臣无状，宁毁家为此义举，愿黄门左右翼我，则感且不朽。”遂先鸠工起土，出旧梓宫。视之，则业已朽腐，木枿片片落。启棺视之，帝、后颜色俱如生，惟冠服微黯。盖当是草草成殓，不知何所拾得敝服，妄以施之圣体也。一桂悲悼者久之，中涓邢亦伏地恸哭。即挈金往市中与某商订购礼服仪品。某商者，旧为尚衣司供奉，稔知宫中仪仗及服制之等威者也。一桂往返与之密商，某亦义形于色，愿以半价成全一桂之大举，一桂感甚。先是，中涓侈陈葬礼服物，

约需二、三万金。一桂以为先帝俭德昭著天下,不宜过奢,以损盛德,乃参酌奢俭之中,某商亦深然之。因起田妃墓土,凿山鑿石,入羨道中。拾级由隧下若干方积,始发见甬道。纳陛而升,中为正殿,列俑成行,衣履执器如生人,旛绰帷帐之属悉具。前列祭品,簠簋完好,银缸膏火未灭也。朱漆梓宫居中,钟虞无恙,旁罗殉葬之玩好物甚具。一桂因与中涓商,将帝、后新作梓宫昇入,乃举田妃棺移于右,而以思宗梓宫居中,周后居左。布置略定,又因田妃有椁,帝、后俱无,爰议以田妃椁与周后,而为帝别作文木之椁,饰以钿漆。费用不足,则中涓复引义士孙繁祉、刘再昌等捐集数百金。椁成,始安设妥帖。增购牲醴楮帛、金银钁锭之属,奉奠策祝,继以哀哭。中涓、义士而外,劳役者数十人,莫不酸鼻流泪。附近居民争来致吊,轰动邻邑。县官闻之,若有所感,乃使吏目某开具支费,将为之请于朝,发给库帑。一桂力辞不受,仍挈袱被,与中涓偕遁至远乡。吏目觅之,不得也。人问其故,曰:“满清虎狼,吾何必以清白体供其鱼肉?且即不得祸,而假先帝遗骸以沽荣名,尤不忍为也。”

嗟乎!较之“冬青树”故事,其风义有过之。微青门一记,几使此举湮没无闻,虽有藏祠之笔记,谁睹之而谁传之?是可慨已。

九王轶事 十则

清初宫廷督乱,貽讥千古,史臣因而深讳,不敢施一直笔者,惟睿亲王多尔衮尸其咎也。多尔衮为清太宗母弟,行居九,世称九王,或曰,贵时人称九千岁是也。太宗既崩,福临尚幼,遗命以皇母弟摄政,仿周成负扆故事。然某君秘记,则言太宗深恶多尔衮,遗命并未及彼。且相传太宗暴毙,乃多尔衮贿内侍毒之。宫闱事秘,史无佐证,未敢断也。要之,多尔衮树党自固,宫闱亲近皆其心腹,故能传受遗诏,大权独揽,非其他伯叔兄弟所能及。先是,中原甫定,南方诸遗臣辄兴兵倡义,宇内骚然不宁。福临幼弱,未亲政,多尔衮借军机重要为名,出入宫禁,如履帷闼。博尔济太后与多尔衮福晋本同姓姐妹,亲密如家人。太宗初崩,太后原有垂帘之意,因祖训所格,恐宗室中转有挟此名义别生枝节,以摇动福临之位置,于计殊不便。多尔衮夙见信于博尔太后,乃献计,用摄政制,而许以内权让后,一如太宗生时,且其利益有突过者,故博尔太后深喜之。又多尔衮貌英伟,长臂善射,仪表不凡,谄事博尔后无所不至。博尔后深信其可恃,故外内联络,情逾骨肉。或传太宗未崩之先,多尔衮即通于后,特迹尚未著。至福临即位,始觊然不讳。顾遵汉制,内则父子,外则君臣,天无二日,民无二王,故虽摄政,仍援君臣之义,不废拜跪之礼。每入宫,或遇燕见,摄政王须北面而朝。博尔太

后心恶之,下诏风诸臣议崇摄政王典礼,内三院首以皇叔九千岁之礼进。多尔衮冒昧不察,遽受其策。及行礼,诸臣一跪三叩首,而朝帝、后时,仍不免北面。一日,太后与多尔衮同游海子,并辔而行,待卫前奏事,俱先帝、后而后及摄政。多尔衮偶有奏对,鸿胪赞礼者犹三呼跪拜如常仪,多尔衮心大不怿。翌日,使人谓太后曰:“予终不能与太后共享安乐,以予为职分所限,君臣安有敌体?方今心劳多病,请罢摄政取出宫,闭门思过,不复能望见太后颜色矣。”太后得奏,心大懊丧,乃立命内大臣某往摄政王府议下嫁事,且命内三院拟称尊皇父大典。时明臣陈之遴为大学士,咋舌曰:“此礼亦可议乎?”满人抚其言入告,太后大怒,命即论死以示威。会有救之者,谓下嫁大嘉礼,不宜用刑,乃降遣戍编管三姓城,于是无敢持异议者。时策书出内三院汉臣某手,或曰龚芝麓尚书。策引周旦姬文,浮华满纸,自是群臣朝贺,咸先皇父摄政王,而后及帝。凡章表一切,咸称皇父矣。福临少长,心知其非,凡阅章奏有皇父字,辄废阁不阅,或遣内侍送多尔衮处。顾福临性沉默,好佛典,有怒辄隐忍不发。旋以多尔衮征讨有大功,诸武臣咸听命,四方未靖,恐投鼠伤器,且不欲伤太后心,乃有醇酒妇人之意,如汉惠帝故事,厚宠董妃,辄不视朝。及九王败,始稍稍问政事。

清太宗后博尔济氏有殊色,肌肤如玉,宫中私号之曰“玉妃”。初仅为才人,慧黠有智谋,言辄称太宗旨,世传以参计进于洪承畴说降,遂尽得关外地,卒覆明社,其功不在开国元勋下也。玉妃既得参与帷幄机谋,权力日进,又以生皇子福临故,遂得正位为后。有妹嫁九王,即多尔衮福晋,貌亦殊丽,白皙光艳与姊等。人以别于后,故彼曰“大玉妃”,而此曰“小玉妃”。两玉妃初极相得。洪承畴之降也,操此秘密胜算,折冲于帷薄内者,盖小玉妃亦为之疏附焉。太宗固知之,以故待九王亦特优异。既都沈阳,起居仪从渐仿汉制,官禁稍稍森严,独九王以参与密谋故,恒出入自由。太宗频年用兵,东征西讨,几无一日安处。既服朝鲜,转师入山海关,围京师,辄经年不还宫。内政琐务,尽决于九王,而实奉大玉妃意旨,逢迎无所不至。大玉妃往往留九王居宫中,经旬不归私室。小玉妃遣人探之,辄言军国要事,日不暇给,况外出则恐犯漏泄之嫌,不便。小玉妃初信之,既而人言藉藉,颇多秽声。小玉妃乃亲往宫中,以请安为名,侦察动静。大玉妃匿九王他所,不听小玉妃入,且不与之面,遣人传诏曰:“皇帝有旨:不奉令而擅入机密地者,杀无赦。幸福晋自爱。”小玉妃大羞愤,欲自裁于宫门,为左右所持,乃劝慰之,使归。自是,玉妃姊妹花变为仇敌矣。会闯兵破明都,吴三桂引满兵入关。未发,小玉妃贿某王进言于太宗,白大玉妃、九王丑状,纤悉靡遗。太宗震怒曰:“朕不处分此獠,何以取天下!”乃命返师沈阳,欲先正宫闱,而后出兵取明。还宫未逾一日,以暴崩闻。人皆疑为大玉妃及九王所弑,但其时九王党羽颇盛,莫敢撻其锋也。旋

奉遣诏摄政，师入燕京，遂恒居寓中。政事机密，大玉妃一以委之，公然帝制自为矣。小玉妃既抵燕京，恚不往朝太后。或劝以掩饰朝廷耳目，不得已，乃一往。太后方与九王宴乐，乃命宫人引入他室，半未一面。小玉妃掷冠而起，大肆诟厉，宫人咸掩耳。或以报太后，太后欲使武士缚而辱之，总管某进曰：“此所谓播恶于众也，且太后有杀妹之名，不可。不如使皇父裁之。”太后乃命多尔衮先归，使人传召。小玉妃不信，以为九王尚在宫中，特太后之党弄己，坚坐不返，必欲太后面见始退。久之，一侍婢持物入告，则九王之手环也。侍婢固小玉妃所亲信者，始怏怏出宫。是夜，小玉妃以暴疾卒，举朝无敢发其覆者。及睿王削号后，府中人始泄之。

当顺治八九年，九王权力正盛，举朝翕然称皇父；宫中游宴，则与太后同辇并载，视福临幼主蔑如也。一日，海子中方作竞渡之戏，江南总督献老舟工十余人，操桨驾舵，如履平地，太后与九王乐甚。又值浙中献女乐至，乃命开筵奏乐。豪竹哀丝，声振林木。九王大喜，请太后同登水心亭，凭阑展眺。忽一舟子驾舟如飞而至，矫捷如水鸥，其势直向九王。九王方嬉笑赏其健锐，舟抵亭堍，舟子跃而登，拔剑如虹，直刺九王。九王大惊，侧身闪避，剑锋击中侍卫，毙焉，去太后仅数尺。亭外武士急起持之，舟子始就擒，乃罢乐撤戏。自是九王始知有人图己，不敢复与太后同游，且太后亦不敢徜徉海子间矣。乃命鞫舟子，则大言奉大将之命，为清朝除元恶。而大将所主使者，即今上是也。问官震骇，恐卒连成大狱，有伤主座，不敢以闻。仅言舟子素有疯疾，忽眼花，见龙袍舞爪，形欲攫己，故出剑御之。贿舟子使改供，舟子誓死不从。九王令心腹探之，悉其状。遂鞭问官，而毙舟子于狱。时豫亲王多铎在江南，兵权方盛，部下之在京畿者，其势亦不下九王，平时颇与九王不相能，故九王疑舟子必多铎所为。乃召之还朝，以视其向背。或告变曰：“豫王欲借清君侧为名，奉幼主以行司马氏八王故事。谋既成矣，盍先图之？召而若来，可阅兵南苑，数而戮之；不来，则密旨使江南总督图之可也。”及旨下，多铎即日还朝。九王不得已，乃借郊迎慰劳之名，大阅兵南苑。多铎既至，从容奏江南军务方棘，而忽命北来何故。九王若有惭色，良久曰：“吾兄弟凋零如此，瓜尔佳之系，惟吾、子二人在耳。无从相见，安得不一谋良规。且王劳苦备至，归而稍事休养，亦宜所应尔。吾意固无他也。”多铎曰：“感王念手足之厚恩，死且不朽。昔太宗宴朝，尝指储子谓吾二人曰：‘他日夹辅新室，惟汝二人任之。同心协力，以为屏藩。’予在帝旁，式昭鉴之，愿二人其毋忘斯言。今言犹在耳，而宇内残孽未平，非吾二人行乐之日也。京畿兵力饶足，训练严明，皇兄其善护幼主，以慰先帝之灵，以安皇太后之心。弟则并力南向，荡平遗孽。他日获竟全功，献馘奏凯，然后与兄驰驱广圉，歌舞太平，诃不美哉！”即日辞谢，九王以兵送之，至通州

始返。自是惮多铎之英明，稍稍敛迹。太后欲去多铎，九王曰：“彼有大功于国，不可动也。惟他日当择强镇以处置之，勿使居中以间宫府之事，则幸矣。”福临常使人通旨于多铎，令防九王。九王侦知之，顾终以多铎持正，不敢行成祖之事。无何，多铎以江浙平，入朝。会九王坠马卧疾，遂覆其权，数其罪，奉福临亲政。自以与九王同母弟，请罪。顺治帝特旨开脱，且旌其功焉。

满洲故俗向奉萨满教，其祭礼奇异，尚有太古蛮野之风，不可为讳，而宫中祭堂子尤为特别。其祭式乃树一木于广庭中，四周供牲醴，杂以粉团油饼之属。外则数喇嘛持铙击鼓，声震数里外，竟夕始罢。及入关后，上自宫禁，下至旗民世仆，皆行之。惟宫中大祭用喇嘛至数百人，场广数百武，皇上步行旋绕其中，以为大典。九王既摄政，旋称皇父，乃公然与太后并祭堂子。先是，喇嘛某者，太宗朝老国师也。凡出师或摄兵大举，必祭堂子。每祭，必国师率诸喇嘛从事。太宗锡以尊号为“护法大照高明国师”，敬礼备至。国师亦自谓祭必受福，与他师敷衍仪式者不同。萨尔浒山之役，太宗慑于明师之众，且与朝鲜六路夹攻，恐兵力单薄不敌，意甚犹豫，虽命将出师，而此心耿耿，犹难释然也。及祭堂子，国师行礼讫，入奏太宗曰：“此行必获全胜，覆朱明之宗社，肇长白之宏基，即其滥觞也。”太宗问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国师指木桩上纹，谓之曰：“此纹全直，且作南向之势，故知破竹迎刃，所向无前。又其下有一纹，颠倒错乱，即敌人之象，故知明师当一败涂地也。”太宗信之，并力一向，果覆明师。自是，国师之声价益高，而堂子祭礼愈益隆重。迨围京议和之役，国师奉表入贺，谓此行即当代明正位中原，天与人归，丁无疑义。既入关，攻燕京不下。太宗使人询之国师，且令更祭堂子，以卜休咎。国师覆奏，谓皇上于前祭时，适有他事，少绕三周，致尚须三年后始得正位。此行不如早班师，以俟机会，否则恐有意外之祸也。太宗遂解围东归。自念当时未及终祭，果因叶赫献女，亟欲往视，故致三周末毕，殆干神怒，受此顿挫。乃迁怒叶赫之女，拔剑杀之。及闯兵破京师，太宗亦议以兵南向。堂子祭礼甫毕，国师忽卧病不起，亦不言休咎。太宗令人促问之，则含糊漫应之曰：“事必克，皇上勿疑也。”未几，吴三桂假师复仇，适太宗以疾薨。国师始白明京可取事，九王信之，果获济。问之，则前之卧疾，知太宗不及见成功，难于直言，引疾以避之耳，九王益敬服。既摄政，凡出师致祭，国师施法如常。嗣称皇父，将行祭礼，国师不知所之。侦骑四出大索，终不得。诸大臣皆知九王之必败矣。九王因国师潜遁，以为不利于己，大恨。乃索其徒，将尽杀之。福临信佛甚，阴囑内侍释其强半，放归蒙古或西藏。九王败，复召归。国师阴谓人曰：“九王苟极诚奉事祭礼，实可继大宝。惜乎！其荒淫致败也。”

九王虽骄蹇自用，而颇尊视明代人物，且于宫禁中

尤以遵奉明法为重要。即如祭万历妈妈神一事，亦九王所定之制，迄清季二百余年未革者也。万历妈妈奈何？曰：明万历间，清太祖攻抚宁，为明将所擒，囚于狱，将杀之，清廷乃行贿于某内监。内监请于太后，太后传命释之。清廷念太后特恩，命于宫中设祭，每日必先上食，而后清主始敢食，谓恐神诛殛也。其畏明之威力如此。及入关，既据明宫，诸满臣议废祭礼。某贝子尤激烈，以为吾国既已代为之主，胜国之帝后，皆吾臣属也，而犹祭其女后，毋乃褻尊？且致祭之由来，即随此纪念而传播，是不啻扬吾祖之耻辱，奈何不废之耶？九王独奋然曰：“不可！此祭所以为祖报恩，不祭是忘祖也。且此纪念，足以彰吾祖之缔造艰难，与明廷之失政，何耻辱之有？决不可废。”遂定议。既而九王之所亲告人曰：“入宫之始，九王亦不以为然。其夜入宫，方与太后同梦，乃大呼见鬼。云明帝、后上坐，缚而挞责之。比醒怖甚。嗣是明宫神庙，无一敢动者。况祖制之祭万历妈妈，名正言顺，彼安敢废耶！”人始知其抗议之故。自是，每日致祭以为常。顾其祭礼亦甚奇特。每日子正三刻，东华门启扉，首先入门者，即此主祭之老巫妪也。布围骡车一乘，不然车灯，载活猪二口，直入内东华门，循墙而行，抵紫禁城东北隅，有小屋三椽，中供万历太后神像，即满俗称为“万历妈妈”是也。杀猪致祭毕，天始黎明。乃以馐余之肉，分赐大清门侍卫。此肉为二百余年老汁白肉，满洲所甚珍者。侍卫食赐馐时，不设匕箸，各解手刀批之。又不准用盐酱之属，而味独完好，殆如古人所谓太牢、太羹者。顾诸侍卫习汉俗久，淡食惜其无味，然格于礼制，不准用盐，谁敢破此例者。惟侍卫等在直庐，去便殿甚远，微特帝目所不及视，即王公大臣，亦罕过而问者。故诸侍卫恐用盐犯稽察，而别设简便以代之，则耳目不易周矣。法用厚高丽纸切成方块，以好酱油煮透晒干之，藏衣囊中。食时，乃取一片置碗中，舀白肉汁半盂浸之，顿成寻常所用之酱油，且味较优于市中所购者。乃以所批肉片蘸食之，佳美无伦，为外间所未有云。顾侍卫值班者俱得食，而不许携归。欲如东方曼倩之廉，而归遗细君，却不可得。闻之友人，前清时为值班侍卫者，语时犹津津垂涎。不知今日老白汁尚存否，当一访之。

九王猿臂善射，力能搏虎，仪表伟岸，实亦人杰也。惜以谄事太后故，习于软媚欺诈，遂并其心术而丧之；复溺于酒色，尽以精力，疲于缠绵歌泣之间。故不四十而锐气顿减，衰弱如老人，卒以夭死。相传大玉妃有蛊术，每夕能御十男。当九王未入宫之先，太宗频年用兵于外，大玉妃常以布围车载男子入宫，如晋贾后故事。及九王被宠，以一人独当其冲，尚觉余勇可贾，可谓奇禀矣。有小臣邢某者，汉军也，夙居都下，杂猥屠沽饮博中，贱秽之事，靡不通晓，曾为勾栏中制造淫器，有专家能名。大玉妃不知于何处闻有此人，遂以重赏召之入宫，令九王尽考其术，鬻戏无所不至。尝命巧工于三海深处筑一九曲亭，中为密室，四周曲廊洞房，几于天

衣无缝，外人者未由得其涂径，则终傍徨亭外而已；如迷楼，如八阵图，巧匠所不能猝解，云亦汉人某所为。世祖少长，有黠者微泄其事，欲往觐之。既至，曲折盘旋，苦不得目的地。情急欲出，复迷误回转，良久无术。导者穷极智巧，仅得引出而已。世祖甚怒，欲杀导者，谓限三日，不得达目的地者必斩，泄此语者亦必斩。逾二日，导者绘一图，循之行，始得入亭心密室。其中陈设奇丽，太后与九王固未来也。人声阒然，且无守者。以外人从无阑入故也。其门用西洋玻璃为一角屏，四周有楹联图画之属，前有方案，微特不知者，误为嵌壁之镜。且骤入其境，镜光外射，仿佛镜中所收之园景，乃系亭之外厢。又类此镜者有四、五，大小方圆，丝毫不二。即使知其机括，而不记其第几之数，仍不得其奥窍也。镜内复有数重，始得达密室，其幽秘如此。世祖既入玄中，遍睹奇物，目骇手颤，几于无一识其名者。恐为人所觉，仓皇走出。自此处处心积虑，以芟除九王为己任矣。曾封密旨与豫王多铎、贝子博洛等，谓：“朕终日芒刺在背，苟使获见天日，皆卿等之赐也。”又言：“如虎入柙，积威使然。但荒淫无度，多行不义，必且自毙，此天道也。朕以国家多难，不欲轻于一掷，必计能发能收，始克济事。卿等其念之。”世祖之坚忍有谋如此，故卒能胜九王，萧梁明燕之事不复见也。九王后知世祖窥其隐秘，严诘导者，不得主名，乃杂治内侍，诛戮多人，官府无不侧目。大玉妃闻之，佯为不知，世祖亦不问也。

好色者必以瘵死，古人之言，良不诬也。九王既荒淫无度，竭其精力以媚大玉妃，而复私取宫女渔猎，无所不至。及三十六七而后，力已不支，历求人参、鹿茸、脑髓脐之属以为补助，仍苦其效果未闻。或献策曰：“喇嘛在西番，向以兴奋药神其术。今闻其囊中多奇药，而国师尤为领袖。皇父盍向索取，必有大验也。”九王果向喇嘛请求。喇嘛曰：“此必皇父亲祭之而后可得。”九王唯唯。国师乃为之设坛于宫中，牲牢樽俎，金台银盏，备极丰腆。铙鼓声如怒潮，入夜则华灯百枝，繁星遍曜。喇嘛百八人旋绕诵经，梵吹音彻屋瓦。如是者三日，乃于坛中央置净瓶一，大如牛胆，以胶皮纸封固其口，纸上有符篆状。喇嘛又旋绕诵经良久，以拄锡略作手势，飐飐一声，封盖之纸已揭。喇嘛乃传命请九王登坛，植瓶下视，中空无物。方骇怪间，喇嘛忽于帽檐下探得小囊，才如扇坠。倾之，出二丸，大小仅于菽豆同，色正赤若丹砂，上作凹凸形。喇嘛指丸谓九王曰：“此西天子母丸也。昔达赖第一世祖坐床时，以此丸置金瓶中，传其呼毕尔罕（转生之义）之第二世祖，其后世世相承。此药能自生息，永久不灭，又名阿肌苏丸。凡有大功德佛缘者，或大宝法王护法，则可以牝牡二粒为胎基，虔设经坛，诵咒三日，乃以净瓶置丸其中。复虔祝七日，更移置净室中三七日，始启其封，则药必满中。取以治病，适如其分而止。此丸灵验异常，非人力所可配制。皇父幸勿轻视。”九王唯唯，如其言，果获

丸药满瓶,约数百粒,绝未见有人置入也。且封固时面请九王作识,净室中日夜遣人守之。喇嘛俱在室外,亦未尝阑入也。九王初不敢服,大玉妃极信奉喇嘛,且言:“昔太宗尝以此药丸令服,故能精力过人。今见此丸,实与前状无异,必有奇验。”九王乃按法服之,不三日而神采焕发,精力大振。凡服半载,始毕一瓶。毕后一月,忽大委顿,急欲使喇嘛复为之。喇嘛索牝牡二粒为胎基,九王告以已尽无余。喇嘛骇曰:“此丸名子母,须有母而后可得子。今已无母奈何!虽设坛作法亦无益矣。”九王曰:“尔所独不存母药乎?”喇嘛曰:“此丸俱存达赖法王库中,东来时仅仅得此。今以皇父命,固不难调取。但必西土一行,往返须周岁。皇父不及待,尤万全策也。”九王曰:“与其无有,何如少待?”力促喇嘛行。喇嘛不敢违旨,束装作行色,而实逗遛都下。未几,九王以疲弱坠马,遂不起。喇嘛告人曰:“吾见其精爽已离躯壳,求此丸必不及,故不烦多此一行。而又不欲违命,使之烦恼,故偶作狡谰也。”其后清帝有疾,喇嘛常以此丸疗之。

大玉妃下嫁而后,九王晋称皇父,权势赫奕,贵胄中多侧目者。而世祖年长,渐觉其非。及南苑阅兵后,世祖知其有非常之谋,益愤不能平,往往见于词色。九王侦知之,常自危。其党有玛哈者,狡黠多智谋,因献计曰:“福临正位已及十稔,功臣宿将咸以拥戴幼主为忠,设有变易,渠等未必肯帖服。而南疆多汉孽,方欲观衅而动。此祸一发,恐不能收。不如用阴谋奇术以倾之,外间绝无动静,而大宝唾手可得。此上策也,皇父盍留意?”九王曰:“阴谋奇术奈何?”玛哈曰:“喇嘛大弟子某,善摄魂术,能使人神智颠倒,失其常度。苟施此法,令彼幼主易性,则宣太后旨,谓其忽得狂疾,不可以为宗庙主,则中外无词,皇父自应正位矣。”九王大喜,乃宣召大弟子入宫,密谋所以处置幼主者。大弟子曰:“法当先取关外鹿皮,鞣而缝之,俾成人形,手足耳目曲折无不具,乃以醍醐灌其顶,菩提实其腹。设坛致祭,虔祝至四十九日,皮人乃能行动,宛如生人。然后施以符篆,遗以咒语,使之摄生人魂,无不验矣。皇父苟欲为此,此非旦夕间事,宜秘密筹备,不令三人以上知觉,方能收完善结果。否则,虽有皮人,亦不验也。”九王信之,扬言欲制皮衣数百事,以赐八旗军士。遣使四出,往三姓、内蒙等地广征鹿皮。皮至,以示喇嘛,辄言不佳,则斥而售之。内监因縁为奸,所获不资。最后得摩天岭千岁鹿,其皮柔如人肤,入火不燃。使巧工拈人发缝之,数似鱼脂,几与生人无异。九王又命名手绘世祖像,肖其面目制之。既成,喇嘛设坛诵经,施以符篆。中夜,使人请九王视之,彷彿见皮人能行动,且作攫拏状,大悦。会世祖有疾,心神不宁,则以为皮人之验也。是时,九王亦以怯疾委顿,中心怔忡,日觉烦躁,因猎于南苑。侍者不称旨鞭撻诛戮者,日必数起,人人自危。乃有小竖衔恨,往告世祖以皮人状。世祖遣心腹覘之,尽得其状,且穷其皮人置他所。或云喇嘛受

贿,故世祖得取之。旋有人往报九王。九王方驰逐,闻报大惊,怯疾顿作,因失足坠马,股几折,舆辇而归。太后使御医治之,曰:“督脉已绝,不可救。”未及三日而卒。世祖始将其皮人宣示君臣。太后闻之,大恚。托言进香五台山,一去不返。后世祖出家,相传犹及见太后也。皮人尚存其一,在今南池子玛噶喇庙中。

世传洪承畴之降也,有九约,即男从女不从,生从死不从,阳从阴不从,官从吏不从等云云是也。据阙于清初掌故者言,此非太宗朝之事,实清师入关后,九王摄政时代与承畴双方面订者。先是,江南未平,明遗臣屡起义兵,警报迭来,宫廷震骇。太后与九王商收拾人心之妙计,九王曰:“今有洪承畴在,彼乃深知明人之性质。苟得彼悉心擘画,天下不难定也。”太后若有所悟曰:“吾几忘之。承畴真名将,昔日英伟之貌,今犹如在目前。明臣有此,实可不亡,惜其君不能用耳。”乃使九王宣召入宫,令宫人施地衣,设棉蓐,赐之侍坐。时承畴疾甫愈,喀喀略有声。太后与九王慰问体恤备至,并赐参汁珍品,令内监为之按摩。良久,始从容问安天下大计。承畴奏曰:“臣筹之熟矣。人心思旧,乃系天然之性,非必朱明恩泽深入人心,有过于大清之政绩也。皇父、太后过虑,乃使老臣与闻大计,老臣敢不竭犬马之忠,为涓埃之报。臣愚以为,人心宜缓不宜急,宜静不宜动,宜小不宜大,宜轻不宜重,宜于不要紧处着意,更宜于不着意处下手。但使大纲要典不致妨碍,其余网宽一面,悉听彼所为。则良懦者有以安其心,狡黠者无所施其技。人心既静,不可复动,则天下太平矣。”九王深服其高论,乃进询方法。承畴袖出一摺敬呈,曰:“臣独居深念,已妄筹九约,未识圣鉴可许施行否?”九王视之,有不明处,历使承畴详为解释。太后闻之,亦称善者再。九王曰:“是皆可行。且于我朝廷之大经大法绝无抵触,而大有利益者也。”遂发内阁,令拟旨,即日颁布。且著为功令,永久不废。江南人士闻之,多偃旗息鼓而归者。总督郎廷佐奏洪承畴有大功,宜配享太庙,九王许之。后九王败,满臣多以为言,世祖乃撤其从祀,盖因其建议于摄政时代故也;若在太宗朝,则无反汗之祸矣。

九王以皇父之尊,太后之宠,而身死无儿,即治其僭逆之罪,夺号仆碑,不留余地;且禁嗣子若孙,以其赐邸为喇嘛庙。固由平日骄奢淫佚,有逾常轨所致。然亦多铎、杰书等争权相忌,而世祖积不能平,乃激之,使不得不然也。九王虽谄事太后,巍然称尊,为历史未有之奇丑,然在满俗习惯,亦未为大恶。且其初拥护世祖,不无微劳,晚年乃有皮人等奇案,顾尚在莫须有之间,殊鲜实迹。惟其秉权自卫,不肯早退;世祖既长,犹居摄政,且与太后宣淫各节,不可为讳,有以激成世祖老羞变怒之心。而多铎以求为江南王,如平西王位。九王恪守祖制,不肯假借。其实开国时,功令未定,亲王封藩,绝非若后世之严禁。而九王恐其尾大不掉,加

意防范,且与兵与饷,均不能满多铎之意。多铎疑皆九王为之梗,积怨益深。又多铎时在江南,习于清流之讽议,常以太后下嫁事为满人之污点,心甚不平。谓九王卖国败名,设人心藉以鼓煽,摇动国本,则其肉实不足食。慕中人多有为九王所黜者,又从而点缀之,于是传入禁中。九王益疑愤,乃有南苑阅兵之举。卒以人心颇助多铎,九王无如何,未敢轻试,然世祖则决引多铎以排九王矣。及怯病既成,措置又复乖舛,即不坠马,彼世祖之密谋使者,络绎于道,非朝召外兵,即夕清君侧矣。故当九王出猎坠马之先,世祖已密遣人召多铎于江南,召杰书于关中,不日将起大狱。然天竟助清,九王自毙。否则操戈同室,喋血宫廷,以京师为孤注,苟明臣乘之割据江南,北方势难兼顾,天下安危未可知也。闻世祖有谋臣曰尼哈,实鳌拜之先辈,初为世祖画策,欲即召多铎入为内大臣,免他日召外兵,致起大争。世祖摄于九王之势,不敢发命。后九王势盛不可复制,始毅然与多铎密谋去之。尼哈曰:“此危道也。即使九王可去,而奸人乘间起事,窃恐非数十年之力,不能弭此巨祸矣。”世祖曰:“朕不复能忍。苟舍此,卿尚有万全之策否?”尼哈曰:“臣昨见九王,堂其刘爽已失,块然躯壳,瘵疾已成,必不能久。盖少待之?苟其自毙,不劳手足之烈,而大慙可除,此天幸也。设不然,疾果渐剧,亦可风使引退,而召多铎来京。先散其党羽,倏然一病夫,无能为力矣。”世祖然之。不三日而九王坠马死,世祖即日与尼哈等欲议其罪,太后不许,仍以礼葬之。及多铎入,与尼哈等讽太后幸五台。太后自知无状,且郁郁寡欢,遂往五台。途中闻朝臣多论九王罪,夺其位号,且仆所立之碑,愧悲交并,语从者曰:“吾居宫中无佞,且吾富贵亦极矣。不如出家清修,以了世缘。今以吾衣饰为纪念物,付皇上字之,他日可相见也。”遂不复归。世祖常陈太后之衣,涕泣不可仰。盖虽恨九王之不德,念太后之恩不能终养。且以九王故,致伤其心,引为终天之恨也。其后卒以董妃之死,解脱尘鞅,飘然出世,传者咸谓实往访母云。

下嫁拾遗

太后下嫁,千古奇闻,自不待言。殊不知在满洲旧俗,固无足异,特举汉家历史相较,始觉自惭形秽,而后讥为奇耻耳。在当时都中,除一二清流外,方且播为佳话,同瞻盛事。相传颁一诏书,亦汉人手笔,略谓“朕虽以天下养,而太后春秋鼎盛,子焉无偶,春花秋月,悄然不怡,表以皇叔摄政王,周室懿亲,元勋贵胄,克配徽音,永承休美”云云。相传当时婚礼之盛,为从来大婚所未有。盖开国太后,特行婚嫁之礼,理固宜然,其无足怪。所难堪者,惟幼主耳。其时金帛赏赐,动逾千万。禁下有巧工擅织技者,能以金银丝织成帷幔茵褥之属,精妙绝伦,明季宫中曾征为供奉。太后闻之,遣人访问。巧工不肯来,许以重金,亦不受,将执而戮之。

有内监知其状,献计曰:“彼性孤僻,徒杀之而织工不成,求无益于太后。且太后嘉礼而行刑,以起谤讟,非计也。小臣有术,可使彼就范,惟不敢直陈耳。”太后问若何。曰:“巧工有妾常为大妇所厄,不得逞。苟使人许以织成后,由太后旨,许其妾同居。且先取其妾来,俟其织成后赐还,一若出于太后之特赏者,则彼必不抗拒。”太后许之,巧工果来,凡历月余而成全具,名其殿曰“莺梭殿”。上自帘幕承尘,下至地衣,无不用金银五彩丝组织,绚烂霞绮,眩人目精。盖一殿之所费,数逾巨亿。太后顾之,犹以为未足,更命巧工南往苏、杭间,采取绣丝冰茧,镂金刻玉,以为墙壁敷坐之饰。又得西洋大玻璃屏,曲折钩斗,成三十六角度,满室照耀,如行冰雪中,见者色然,骇己身之化千万亿也。巧工又善绘,能以摄影镜映出山水、人物等现象于纸上,复以五色笔依影描之,栩栩欲活,曲尽妙肖。太后令摹《全宫妃女捧金莲送局图》。图广五尺余,长一丈有奇,中凡人物千数百人。自摄政王、太后为新夫妇外,男女宾相及执烛拥毡、奉盘匱、壶餐、薰炉、掌扇之属,莫不须眉毕现,姿态动人。近而逼视,不见笔墨痕迹;远而察之,前后高下,层折清瞭,浅深浓淡,一览可分。自有绘法以来,未尝有此神妙,盖即西洋摄影法之滥觞也。后乾隆时有祁世宁者善此术,或云即巧工之再传弟子。其图以关于下嫁事实,康熙初,欲削之以掩家丑,乃并图毁之,惜哉!巧工后以窃宫女潜遁事发,戮于禁中。

董妃秘史

自近世名人笔记,俱以世祖因董妃逝世,悲愤出家,且证董妃实即冒辟疆妾董小宛;而辨之者则历引明季清初诸家说乘,坐实其非,谓妃系董鄂氏。董鄂乃长白旧部,世为清室臣仆,绝非汉人董姓。此考据非不博洽,然窃以为文人好事,装点附会,在所不免。若秉笔署史,去取不容不严;而说部摭拾,亦未足深责。某君语予曰:“世所称董妃,未必即系董小宛,而其人婉媚明丽,足使世祖伤念不忘。且敝屣万乘之尊荣,以徇儿女之情爱,非等闲所可论也。”故董妃实为清初一代之尤物,而其道德品格,又在左嫔、阴后之间。相传有御制谕词,文词俊伟笃挚,有足观者。其词云:

顺治十有七年八月壬寅,孝敬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崩。呜呼!内治虚贤,赞襄失助,永了淑德,摧痛无穷。惟后制行纯备,足垂范后世;顾壶仪邃密,非朕为表著,曷由知之。是用汇其生平懿行,次之为状。

后董氏,满洲人也。父内大臣鄂硕,以积勋封至伯,没赠侯爵,谥刚毅。后幼颖慧过人。及长,娴女工,修谨自飭,进止有序,有母仪之度。姻党称之。年十八,以德选入掖庭。婉静循礼,声誉日闻,为皇太后所嘉与。于顺治十三年八月,朕恭承懿命,立为贤妃;九月,复进秩册为皇贵妃。后性

孝敬，知大体，其于上下，能谦抑惠爱，不以贵自矜。事皇太后奉养甚至，伺颜色如子女，左右趋走，无异女侍。皇太后良安之，自非后在侧不乐也。朕时因事幸南苑，及适他所，皇太后或少违豫，以后在，定省承欢若朕躬。朕用少释虑，治外务。即皇太后亦曰：“后事我诃异帝耶。”故凡出入必偕。朕前奉皇太后幸汤泉，后以疾弗从。皇太后则曰：“若独勿能强起一往，以慰我心乎？”因再四勉之，盖日不忍去后如此。其事朕如父，事今后亦如母。晨夕候兴居，视饮食服御，曲体罔不悉。即朕返辟宴，后必迎问寒暑；或意少乱，则曰：“陛下归且晚，体得毋倦邪？”趣令具餐，躬进之。居恒设食，未尝不敬奉勉食，至饫乃已。或命之共餐，则又曰：“陛下厚念，妾幸甚。然孰若与诸大臣，使得常奉色笑，以沾宠惠乎？”朕故频与诸大臣共食。朕值爱典举数觞，后必频教诫侍者：“若善侍上寝室。无过燥。”已复中夜，戚戚起曰：“渠宁足恃耶？”更趋朕寝所伺候，心始安，然后退。朕每省封事，抵夜分，妃未尝不侍侧。诸曹章有但循例待报者，朕寓目已，置之，妃辄曰：“此诃非几务，陛下遂置之耶？”朕曰：“无庸，故事耳。”后复谏曰：“此虽奉行成法，顾安知无时变，需更张，或且有他故宜洞瞩者，陛下奈何忽之？祖宗遗业良重，即身虽劳，恐未可已也。”及朕令妃同阅，即复起谢曰：“妾闻妇无外事，岂敢以女子干国政？惟陛下裁察。”固辞不可。一日，朕览廷献疏，至应决者，握笔犹豫，未忍下。后起问曰：“是疏安所云，致轸陛下心乃尔？”朕谕之曰：“此秋决疏中十余人，俟朕报可，即置法矣。”后闻之泣下曰：“诸辟皆愚无知，且非陛下——亲献者。妾度陛下心，即亲献，犹以不得情是惧。矧但两司审虑，岂尽无冤耶？陛下宜敬慎，求可矜宥者，令活之，以称好生之仁耳。”自是，于刑曹爱书，朕一经详览竟，妃必勉朕再阅曰：“民命至重，死不可复生。陛下幸留意参稽之，不然，彼将奚赖耶？”且每曰：“与其失入，毋宁失出。”以宽大谏朕，如朕心。故重辟获全、大狱末减者甚众，或有更令复献者，亦多出后规劝之力。嗟夫！朕日御万机，藉妃内助，故得安意综理，今复何恃耶！宁有协朕意如妃者耶？诸大臣有偶干罪戾者，朕或不乐。妃询其故，谏曰：“斯事良非妾所干预，然以妾愚，谓诸大臣即有过，皆为国事，非为身谋。陛下曷霁威详察，以服其心？否则，诸大臣弗服，即何以服天下之心乎？”呜呼！乃心在邦国、系臣民如妃，岂可多得哉？妃尝因朕免朝请，请曰：“妾未谕朝仪。”朕谕以只南面受君臣拜舞耳，非听政也。后进曰：“陛下以非听政故罢视朝，然群臣舍是日，容获覲天颜耶？愿陛下毋以倦勤罢。”于是因妃语频视朝。妃每当朕日讲后，必询所讲，且曰：“幸为妾言。”朕与言章句大义，妃辄喜。间有遗忘，不能尽悉，后辄谏曰：“妾闻圣贤之道，备于

载籍。陛下服膺默识之，始有裨政治，否则讲习奚益焉？”朕有时蒐狩亲骑射，后必谏曰：“陛下藉祖宗鸿业，讲武事，安不忘战，甚善。然马足安足恃？一万邦仰庇之身，轻于驰骋，妾深为陛下危之。”盖后之深识远虑，所关者切，故值朕骑或偶蹶，辄怵然于色也。妃自入宫掖数年，行己谦和，不惟能敬承皇太后，即至朕保姆往来，晋接以礼，亦无敢慢。其遇诸嫔嫱，宽仁下逮，曾乏纤介嫉忌意，善则奏称之；有过则隐之，不以闻。于朕所悦，妃亦抚恤如子。虽饮食之微，有甘羹者，必使均尝之，意乃适。宫闱眷属，小大无畏，长者温呼之，少者姊视之，不以非礼加人，亦无少有谗诟。故凡见者莫不欢悦，蔼然相亲。值朕或谴责女侍、宫监之获罪者，必为拜请曰：“此曹蠢愚，安知上意？陛下幸毋怒。是琐琐者亦有微长，昔不于某事曾效力乎？且冥行干戾，臧获之常也。”更委曲引喻，俟朕意解乃止。后天性慈惠，凡朕所赐赉，必推施群下，无所惜。封皇贵妃有年，乃绝无储蓄。崩逝后诸含殓具，皆皇太后所预治者。视他宫侍亦无所差别，均被赐予，故今宫中人哀痛甚笃，至欲身殉者数人。初，后父病故，闻讣哀恒。朕慰之，投泪对曰：“妾岂敢过悲，庸陛下忧，所以痛者，悼答鞠育恩耳。今既亡，妾衷愈安。何者？妾父性性夙愚，不达大道，有女获侍至尊，荣宠已极，恐自谓复何惧，所行或不逮，每用忧念。今幸以时终，荷陛下恩，恤礼至备，妾复何憾哉？”因复辍哀。后有兄之丧，时后属疾，未便闻。后谓朕曰：“妾兄其死矣。曩月必再遣妾嫂来问，今久不至，可知也。”朕以后疾，故仍不谕以实，安慰之。后曰：“妾兄心衿傲，在外所行多不以理。恃妾母家，恣要胁容有之。审尔诃止辱妾名，恐举国谓陛下以一微贱女致不肖者肆行罔忌。故夙夜忧惧，寝食未敢宁。今幸无他故没足矣，妾安用悲为？”先是，后于丁酉冬，荣亲王生，未几王薨。朕虑妃忆悼，妃绝无戚容，恬然对曰：“妾产是子时，遂惧不育，致夭折以忧陛下。今幸陛下自重，弗过哀，妾敢为此一块肉劳陛下念耶？”因更慰勉朕，不复悼惜。当生王时，免身甚艰。朕因念夫妇之道，即同老友，何必接夕乃称好合。且朕夙耽清静，每喜独处小室。自兹遂异床席，即后意岂必已生者为天子，始嫌心乎？是以亦绝不萦念。噫！后可谓明大义，不顾私戚，以礼自持，能深体朕心者矣。初，后于朕偶有未称旨者，朕或加譴让，始犹申己意以明无过。及读史至周姜后脱簪待罪事，翻然悔曰：“古贤后身本无二，尚待罪若彼。我往曾申辨，殊违恪顺之道。”嗣即有宜辨者，但引咎自责而已，后之恭谨让善如此。后性至节俭，衣饰绝去华采，即簪珥之属，不用金玉，惟以骨角者充饰。所诵《四书》及《易》已卒业。习书未久，天资敏慧，遂精书法。后素不信佛，朕时以内典禅宗谕之，且为解《心经》奥义，由是崇敬

三宝,栖心禅学,参“一口气不来,向何处安身立命”语。即见朕即举之,朕笑而不答。后以久抱疾,参究未能纯一,后已举前语,朕一语答之,遂有省。自婴疾后,但凭倚榻,曾未偃卧。及疾渐危,犹究前说,不废提持。故崩时言动不乱,端坐呼佛号,嘘气而化,颜貌安整,俨如平时,呜呼!足见后信佛法、究心禅教之诚也。先是,后初病时,恒曰:“皇太后眷吾极笃,脱不幸病终不瘳,皇太后必深哀戚,吾何以当之?”故遇皇太后使来问安否,后必对曰:“今日少安。”一日,朕偶值之,问曰:“若今疾已笃,何以安也?”后曰:“恶可以妾病遗皇太后忧?我死乃可闻之耳。”洎疾甚弥留,朕及今皇后、妃嫔、眷属环视之。后曰:“吾体殊委顿,殆将不起。顾此中澄定,亦无所苦。独念以卑微之身,荷皇太后暨陛下高厚恩,不及酬万一。妾没后,陛下圣明,必爱念祖宗大业。且皇太后在上,或不至过恻,然亦宜节哀。惟皇太后慈衷肫切,必深伤悼,奈何?思及此,妾即死,心亦弗安耳。”既复谓朕曰:“妾亡,意诸工等必且皆致赙。意一身所用几何?陛下诚念妾,与其虚糜无用,孰若施诸贫乏为善也?”复嘱左右曰:“束体者甚无以华美。皇上崇俭约,如用诸珍丽物,违上意,亦非我素也。曷若以我所遗者,为奉佛诵经需,殊有利益耳。”故今殓具,朕逆逆后意。概以俭素,更以赙二万余金施诸贫乏,此从后意也。凡人之美多初终易辙。后病阅三载,虽容瘁身癯,仍时勉谓无伤,诸事尤备,礼无少懈,后先一也。事今后克尽谦敬,以母称之,今后亦视后如姊。十四年冬于南苑,皇太后圣体违和。后朝夕奉侍,废饮食。朕为皇太后祷于上帝坛,旋宫者再。今后曾无一语奉询,亦未曾遣使问候。是以朕以今后有违孝道,谕令群臣议之,然未令后知也。后,后闻之,长跪顿首固请曰:“陛下之责皇后是也。然妾度皇太后斯何时,有不憔悴忧念者耶?特以一时未及思,故先询问耳。陛下若遽废皇后,妾必不敢生。陛下幸垂察皇后心,俾妾仍视息世间,即万无废皇后也。”前岁,今后寝病濒危,后躬为扶持供养。今后宫中侍御尚得乘间少休。后则昼夜目不交睫,且时为诵书史,或常谭以解之。及离侧出寝门,即悲泣曰:“上委我候视,倘疾终不痊,奈何?”凡后事,咸躬为蒞治,略无倦容。今年春,永寿宫始有疾,朕亦躬视扶持三昼夜,忘寝兴,其所以殷勤慰解悲忧,预为治备,皆如待后者。后所制衣物今犹在也。悼妃薨时,后哭之曰:“韶年入宫,胡不于上久效力,遂遽夭丧邪!”悲哀甚切,逾于伦等。其爱念他妃嫔举此类也。故今后及诸妃嫔,皆哀痛曰:“与存无用之躯,孰若存此贤淑,克承上意者耶。吾辈曷不先后逝耶,今虽存,于上奚益耶?”追思夙好,感怀旧泽,皆绝荤诵经,以为非此不足为报云。后尝育承泽王女二人、安王女一人于宫中,朝夕鞠抚,慈爱不啻

所生。兹三公主孳踊哀毁,人不忍闻见。宫中庶务,曩皆后经纪,尽以检核,罔不当。虽未晋后名,实后职也。第以今后在故,不及正位耳。自后崩后,内政丛集,待命于朕。用是愈念后,悲感不能自止。因叹朕伉俪之缘,殊为不偶。前废后容止,足称佳丽,亦极巧慧。乃处心弗端,且嫉其。见貌少妍者,即憎恶欲置之死;虽朕举动,靡不猜朕。靡故别居,不与接见。且朕素慕简朴,废后则僻嗜奢侈,侈诸服御,莫不以珠玉绮绣缀饰,无益暴殄,少不知惜。尝膳时,有一器非金者,辄拂然不悦。废后之行若是,朕含忍久之,郁愤成疾。皇太后见朕容渐瘁,良悉所由,谕朕载酌,故朕承慈命废之。及废,宫中无一念之者。则废后所行,久不称众意可知矣。今后秉心浮朴,顾又乏长才,洎得后才德兼备,足毗内政,谐朕志,且奉事皇太后,恪恭妇道。皇太后爱其贤,若获瑰宝。朕怀亦得舒,夙疾良已。故后崩,皇太后哀痛曰:“吾子之嘉耦,即吾女也。吾冀以若两人永偕娱我老。兹后长往矣,孰能如后事我耶?孰有能顺吾意者耶?即有语,孰语耶,孰与筹邪?”欲慰勉朕,即又曰:“吾哀已释矣。帝其毋过伤。”然至今泪实未尝少止也。见今后及诸妃嫔哭后之痛,谕曰:“若辈勿深哀,曷少自慰?”乃一时未有应者,皇太后泫然泪下。朕曰:“若皆无心者乎?胡竟无一语耶?”盖追惜后之淑德,为诸人所难及,故每曰:“诸妃嫔可勿来重伤我心。”于此益见念后之至也。抑朕反覆思后所关之重,更有不忍言而又不能自止者。皇太后雅性修洁,虽寻常起居细节,亦必肃然不肯苟且。如朕为皇太后亲子,凡孝养之事,于理更有何忌。但以朕乃男子,故常有引嫌不能亲及者,故惟恃后敬奉,能体皇太后。皇太后千秋万岁后,诸大事俱后经治是赖。今一朝崩逝,后脱遇此,朕可一一预及之乎?将必付之不堪委托之人。念至于斯,五中摧裂。益不能不伤痛无已矣。后持躬谨恪,翼赞内治,殚竭心力,无微不飭,于诸劳孜孜焉,罔勿周详。且虑父兄之有不卒,故忧劳成疾。上则皇太后慈怀轸侧,今后悲悼异常;下则六宫号慕,天下臣民莫不感痛。惟朕一人,抚今追昔,虽不言哀,哀自至矣。呜呼!是皆后实行,一辞无所增饰,非以后崩逝故,过于轸惜为虚语。后蠲素著,笔不胜书。朕于伤悼中,不能尽忆,特录其大略状之,俾懿德昭垂,朕哀亦用少展云尔。

顾命异闻 三则

世祖逊位出世,与宴驾情事当然不同。故其托孤寄命,从容布置,意想中极为周到,亦自有理。顾按之事实,容有未尽然者。彼即感触世缘,言下顿悟,勘破一切尊荣富贵,则蝉蜕浊秽,自有不可一刻留者。故康

熙帝年方童稚，而竟不及待，毅然决绝舍去，谓非绝无系恋，视子孙传世事如空花幻影也乎？故官书所载世祖顾命大臣至八大员之多。其后互争权利，几危社稷。设非康熙帝英明，不且事几不可收拾，欲安利之，适以危害之欤。间尝疑顾命事未可信，后与掌故家某公谈及。某公乃鼓掌曰：“信然。设非子言，吾几忘之。”盖康熙诛鳌拜诏，亦有“妄称顾命大臣，窃弄威权”等语。后得宗室某之讷闻天家事者，谓鳌拜等五人实皆乘机攫取权利，并未恭承顾命异数。惟玛尼哈特平日系左右近臣，确有世祖手诏，勉其忠辅幼主之语。然亦非正式拜受顾命，如周公、毕公然者。先是，顺治帝以董妃既亡，抑郁不自得。一日独坐便殿，偶睹梧桐落叶，瞿然若有所念。顾左右曰：“人生不过数十寒暑，逐逐名利，何时可已？朕贵为天子，开国承家业已十有八年，长此营营，何时方得满意？朕觉世事有如浮云过眼，事后追维，味同嚼蜡，不如真修悟道，实为无上上乘，况朕幼日即有此志。迩来饱经世患，勘破情网。若不于此解脱，更待何时！”语訖，立命召御前会议大臣玛尼哈特等人，即勉以忠辅幼主等语，语至简单。大臣俱攀驾乞留。世祖复答数语，意甚决绝，大臣等踞不肯起。顷之，世祖已命小黄门出篋中黄袈裟一、喇嘛帽一，从容易服，飘飘步行出东华门。玛尼等俱长跪牵裾，不听帝行，帝亦不怒。顾辞旨坚决，不可挽回，大臣乃请指派侍卫护送。世祖固言无须，以诸臣请不已，遂许侍卫四人随行。后未至五台界，即遣还，卒未获知帝所卓锡之地也。既行，玛哈尼特等，方议禅立幼主事。鳌拜始列席定策，俨然自称顾命大臣，诸受顾命者俱侧目。圣祖既幼，亦不知顾命之真相，果谁是谁非也。且世祖渐行，仅与诸臣参寥数语。幼主绝未谋面，故圣祖迄不知鳌拜未预顾命，乃系事后自称，以炫其能耳。

鳌拜既擅权自恣，初止鱼肉同侪，出言多不逊；嗣见幼主长厚，心地仁慈，遂逐渐进步，竟至气凌主座。圣祖幼即喜读儒书，鳌拜方奏事，见圣祖诵读不止，意甚不悦，乃面谩曰：“吾盛清自有制度，皇上宜读喇嘛经，不宜读儒生说。先帝不以臣为不肖，故使臣训海皇上。臣愚以为宜体先帝圣意，屏儒进释，庶几勿坠先绪。”圣祖笑曰：“彼一时，此一时。正位中原而云不读孔子书，无是理也。朕思三教平流，可不分轩輊。卿奈何所见之不广也？”鳌拜怫然曰：“皇上初政，即拒微臣之忠谏，殊不敢复问国事矣。”即拂袖欲退，圣祖止之曰：“卿傅勿尔。朕非拒谏之主，读书亦非坏乱之事，卿傅其平心察之。”鳌拜闻言，面有惭色。顾其刚愎自用之恶性勃不可遏，复顾而言曰：“皇上请以臣言付诸臣会议。设臣言贻误者，臣愿伏斧钺以谢皇上。”圣祖知其骄蹇，遂一笑而罢，鳌犹悻悻未已也。一日，鳌拜复请策封其族祖某，曾从太宗征朝鲜有功者，侈陈事迹，立请优奖。圣祖曰：“其功非不甚伟，然祖宗朝酬庸之典，亦至优渥矣。彼以将军例赐恤，亦已甚矣。今尚欲何所请耶？朕不敢有加于祖宗朝之成例。卿其自爱。”

鳌不奉诏，大肆申辩，谓：“臣受顾命之重寄，而远祖不获荣一阶，大非人子显扬之道。今日苟不获温诏，臣将痛哭于文皇帝之陵，不复能恭职左右。”圣祖心恶其要挟跋扈，而不肯取消其顾命重寄，乃从容曰：“朕别有旨，卿傅何事过劳？”鳌即谢恩，以为荣封已得，皇上所面命也。其专擅僭越类如此。或潜于圣祖曰：“鳌拜实未受先帝之顾命。当先帝大去时，立命玛尼哈特等人，未尝及鳌拜也。乃其后玛尼等奉命定策，翌戴圣主，事已大定矣。鳌忽一跃而起，争取一席之地据之，自称顾命大臣，颀然不以为耻。皇上优容，不究其贪冒之罪耳。否则矫诬上命，妄借名器。其自堕品格者犹小，而敢于欺罔先帝者实大。且彼玛尼而死之，罪尤不可胜诛。皇上如欲证明事实，但取玛尼哈特所藏之先帝手诏，今在其子所，则真伪是非，不难大白矣。”圣祖复曰：“玛尼哈特既有先帝手诏，曷不进呈，而擅自藏之于家乎？”对曰：“臣曾见之，诏中盖指明呈阅时期，不至期不与呈。”圣祖曰：“今是否已至期？”对曰：“第问玛大臣之子可。”圣祖果召玛尼子等，问手诏语未毕，玛子等大惊失色，因跪奏：“先帝手付先臣，谕令秘密，候某年月日嗣君已长，可付与之，汝等斯尽职矣。今既承天威下问，敢不先献，以舒宸廑？”圣祖捧手诏读之，泪随声坠，谓：“此真先帝御笔也。”命藏大内，而召鳌拜入，示之，令自答复。鳌拜惧甚，不敢出一语，但叩首求恩而已。未几，御史等奏劾鳌二十大罪，卒遇刑。

初，鳌拜忌玛尼哈特之以长厚受帝眷，且持有先帝手诏，誓欲倾之以为快。时圣祖虽厌鳌拜，而闻玛尼等好货，暮夜苞苴，渐至显卜其昼，贿赂公行，腥闻于上。其党亦多不法，玛尼不能制。圣祖令心腹使之信，乃亦不满于玛尼哈特矣。无何，鳌拜憾其党在台谏者，弹劾玛十余款，语皆罗织而成。圣祖令玛尼自复，鳌乃遣其党伪为亲玛者，劝其逐条申辩，几无一语成为事实。奏上，圣祖怒曰：“子乃以辩为能，果一无所短乎？”于是遣内大臣按问，抄没其产，积资颇多，且其间有御用物，非臣下所宜蓄者。圣祖怒甚，令玛尼哈特入对。历数申辩之非，欺君罔上，乃收宗人府狱。然犹无意死者，第飭上疏据实自首，当从末减，治其党羽而已。鳌拜复使人就狱中说玛尼勿自承，坐取族灭。玛尼不知中其计，仍晓晓置辩。世祖泣曰：“昔先帝以手诏付伊，朕之敬礼亦至矣。伊不自爱，乃至簠簋不饬。证据凿凿，不可为讳。至于此，然朕以彼为顾命旧臣，辄就刑戮，非国家之福，故令其伏罪以谢天下，则臣之宽典，亦有辞以对大众。而乃执迷不悟，始终文过，天下安有如是庸愚昏愎之人乎？国法所在，朕亦安能以私废公？即使先帝处此，亦难为之保全。朕实不得已而用刑。其布告天下，咸使闻知。”又曰：“议亲议贵之典，自古慎重，渺渺朕躬，何敢妄行大事？但国法所在，与其枉法以徇私，无宁执法以安众。万不得已，施于一身，以正其罪。有厥子孙，以用朕情，情与法交尽。彼既无怨，而国体不伤。诸大臣谅亦以为然也。”乃赐玛尼哈特自裁，而

有其子孙，居宗人府如故。鳌拜扬扬自得曰：“此老崛强，乃入吾彀中，今而后，莫予毒。所惜者，斩草除根之计未施。彼庶孽耽耽虎视，尚恐死灰复燃耳。”不一年，圣祖稔鳌拜之恶，且知其倾陷玛尼哈特状，历数其罪，置之法，子孙俱从戮，祸酷于玛尼哈特矣。

拾明珠相国秘事 二则

康熙帝性英明而兼果断，故能以冲年亲政，不动声色，诛巨奸鳌拜。于是三十年中，文治武功，经营不遗余力，四方底定，大勋告集，实清代之大有为者。迨春秋既高，尊荣太甚，精爽渐丧，百弊萌生。于是内而庶孽争权，宫廷树敌；外而奸谀弄柄，金王纷来，复非初日清明气象矣。其时招权纳贿，与青宫相倚庇者，实为大学士明珠。明珠本皇室懿亲，狡黠善伺帝意，由部曹末秩，不十年而晋位宰辅，可谓幸矣。顾以圣祖英明，未烛其奸，其奢侈骄横，即在满臣中亦不多见。而圣祖方以俭德为天下先，独优容不之问，抑何其术之工也。相传康熙帝喜读儒书及古今秘籍，又好天文算术。满臣中莫有与之赅同调者，惟明珠能深窥其蕴。于是因逢迎之智，开汲引之门，广延海内文艺博洽之士，奇异罕见之书，特设一储材馆于私邸。馆中复置藏书楼，不惜重金，搜致秘笈。东南藏书之家，贫不能自存，则奔走门下，如愿以偿。文人少有才艺称誉，百计奉为上客，所欲无不力致。故昆山徐氏等，皆阴获其援引。其援弹铍之客，不可胜计。每中秘有所考问，一旨甫下，幕客争相相对，纸笔纷纷如雪花四舞，以故奏对无不称旨。其子纳兰容若等，常得与文人学士游宴，上下其议论，文采斐然，为曼珠世家所绝鲜。圣祖之宠幸，盖有由来也。康熙朝文臣之受优礼者，莫如张英、魏裔介等，明珠皆倾心与之结纳。其时方奉敕编撰《字典》及《子史精华》、《佩文韵府》。明珠每入修书馆，必使人犴金巨万，遇文字之佳妙、誊写之工秀者，皆分赐之，多寡无所吝。以是寒畯争感纫。其姿性本颖慧，初不识汉字，后与文人往还，居然能作书札，且吟哦成句矣。一日，圣祖问：“尔好钻研风雅，亦知庄子《逍遥游》是何命意？何谓《南华》、《秋水》？”明珠不能对，乃奏：“臣近日驰思案牍，昏冒不学已久。容臣取书读之，明日恭对。”圣祖笑而颌之。明日袖呈条对，文词斐亶，节奏详明，居然文学大家矣。圣祖问何人所拟，明珠不敢隐，举其人以对，则徐健庵也。圣祖笑曰：“尔纨绔，敢与状元公交好乎？尔试为朕面解其义，毋为人笑没字碑也。”明珠历陈意义，颇觉未误。圣祖曰：“此亦可谓难得矣。”遂将御制诗文赐之曰：“尔及身虽不复能博通，然以此昭示子孙，毋使再受金玉败絮之诮也。”明珠退，遂增聘老儒数人，专教其子揣摩御制笔法，其后容若等俱以诗文鸣禁中。

初，明珠为固宠持禄计，闻圣祖宫中欲选良家闺秀

为女官，以充典签校书等职，而限于满、汉之界。满人女子，多不娴文学，无可当选者。乃异想天开，密遣使往苏、杭间购小家碧玉未成年者至邸中，先教以言语，次授之各种学艺，以备进献。其女皆美丽而天足，并欲使冒为满旗贵族也。其事绝秘，虽家人不与知，所知者惟一、二心腹而已。其夫人早卒，以妾代之，悍妒有力，明珠颇畏焉。或告之曰：“相国谋署外室，城西别墅中粉黛殆以百数，三十六宫都是春也。”夫人觐之信，怒甚，曰：“子必尽杀之，固不使相国知。”先是，别墅所购待年之姬，分科习文艺，宛若学校者然。如书史、诗词、歌曲、音乐、弈棋、绘画、雕刻、女红、游戏等，各占门类，习一艺成，以次递习。有老儒杭人，博通书史，兼擅诗词歌曲，相国聘之以教诸姬。老儒仅知为相国之待年宠也，所教为及笄女子三，曰新梅，曰娇杏，曰茜桃，若姊妹花然。茜桃尤聪慧，年仅织素耳。老儒怜之，独教之古列女节孝贞烈事，茜桃慨然欲自振拔，顾念身世，辄为之泪下。然技艺之精进，实过侪辈。偶见即能仿效，诗词出语有天然韵致，非人力所能为也。老儒誉不置，而娇杏颇妒之。院制：每女子三，必有一老妇管理其起居饮食，凡师教外督责之事皆属焉。娇杏嫉茜桃之能，辄短之于老姆。茜桃承若儒教，慷慨尚气节，不肯谄事老姆。且以己所处地位，无异娼妓，永无拨云见天之日。故觉生趣顿减，而怨愤之词或见于词色。于是老姆亦厌恶之矣。一日，会时节，闻夫人来园中游邀，诸老妇大惊，知必有祸，乃匿其驯扰心爱之姬，而班崛强者出迎，意谓夫人若加凌辱，此辈固无足惜耳。无何，夫人至，颇和蔼无怒容。既遍阅诸姬，乃命膳夫设宴，以享群花。且命醉饱勿惧。既而命诸老妇善事诸姬，率婢媼登车去。茜桃既入课斋，老儒见其双颊微酡，问所以饮食者。茜桃具以告，且曰：“夫人固有礼，但未知肯释放吾辈否？儿已微露求请意矣。”老儒色然曰：“危哉，此岂尔求请时耶？”茜桃曰：“何谓？”老儒曰：“夫人之有礼，于理为常，未可深信。恐其城府甚深，蕴毒亦愈厚耳。且虽不愿尔辈在此，亦岂愿尔辈安然他适，享太平之幸福？而尔骤露求请之意，彼知尔之不易驯服，必设计更速。惜哉，尔之不习世放也。”茜桃闻言，自悔性躁，伏案痛哭。老儒慰解之。新梅最长厚，争来解劝，娇杏则不知所之矣。未几，茜桃腹痛，自归寢室。比晚，新梅走告老儒曰：“茜妹死矣。凡侍夫人饮者十六人，中有六人得赐酒，赐酒者皆毙。”噫，殆酒中有毒耶？老儒叹曰：“吾知头角峥嵘之为害速也，但尔辈亦不能免。娇杏何如？”新梅曰：“姊妹方鼓掌称乐。”老儒曰：“妇人之妒，一至此耶。虽然，舐糠及米，彼自不知死期之将至。何乐之有？”新梅惧甚，齿为之战，踞地求老儒援救。老儒曰：“吾姑试之，未知有效否。”新梅称谢去。老儒乃函致其徒为显宦者，言于相国求去。相国知有异，遣人引老儒至密室，询所以求去之故。老儒以前事告，相国惊曰：“吾固不知。此禁裔也，奈何夫人貽误若是？”老儒从容曰：“与其死之，不若生之。”相国颇首肯，乃命人稽园中人数。将下赦令，夫

人已知之,争先驰往,命缚色美者别置一室,而驱其中姿以下者。新梅朴讷无华,竟得漏网。因感老儒惠,辗转访得其寓所,愿作奴婢以报。老儒乃纳为子妇焉,而相国献姬之事亦遂寝。

夺嫡妖乱志 七则

康熙帝既立胤礽为太子,以为天下无事,娱情内典,藉自颐养,不日且内禅。而诸子众多,俱以胤礽长厚,无奇才异能,坐踞大宝,心不甘服,咸思帝制自为。其间权力最盛、党羽广布者,则推胤禩、胤禪、胤禪、胤禔。胤禔即世宗,有异禀,膂力过人,能驱使番僧及海内奇侠之士为己用。胤禩等与之抗,各树一帜。惟胤禔等常自附于胤禔,以张旗鼓,故胤禔与之感情颇洽,而视胤禩四人,则仇敌也。先是,满洲家法不主立长,盖尚袭蒙古、辽、金旧俗。既入关,诸臣文饰汉义,请立储贰。康熙帝亦醉心汉家文化,恐不立储为天下后世笑。贸然许之,而大错铸成矣。胤礽性厚重,短于智略,然苟使多读书史,洞明大义,实足为一令辟。惜满廷不事此,亦无出阁就学之典礼,但使喇嘛教之番经,世仆数员,督以清书骑射而已。圣祖因好儒书,独不使储贰懋学,为绝可怪之事,然实满廷之劫运也。胤礽不知德足胜妖之事,习闻喇嘛之言,下至金人群小,争相搆煽,遂与诸子征逐,务为相胜,而事乃败矣。当储贰之初建,圣祖命与诸弟习射于便殿,弯弓无一中者,其他技击,亦均不娴,而诸子多勇武命中,胤礽引为大耻。师傅某公,满人中昏庸之杰出者也。乃进言说太子,谓诸子获胜,皆出崇奉喇嘛及养士之力。太子瞿然问计,师傅乃为画计:争致喇嘛及击剑敢死之士,务胜诸子,敌势自却矣。太子固不更事,深信不疑,乃与诸喇嘛约曰:“苟有能以咒语秘术制人死命,使彼不敢抗衡者,尊为国师,受上赏。”又阴使人语各省大吏曰:“能求得奇侠之士,武勇技击足以胜人者,封大官,举主同受上赏。”于是喇嘛争以魔术自效,而江湖术士、山谷伏莽,咸趋阙下,以求效用,京师纷扰,宫闱若市井。奇服异言之人,往来阙廷,司寇不敢诘。有识者皆知宫中多故,祸不旋踵矣。是时康熙帝方深宫颐养,潜心内典,外间事绝不闻知,左右亦必不使之闻知也。

胤礽之养士拜僧,实求自卫,误中某傅之离间,初无意于树敌也。一日,偶出猎南苑,见车骑自南来,从者至数百人,武仗甚整,且有喇嘛执器前导,状至威猛,以为帝驾来也。将避之,左右进曰:“此非车驾,实四皇子之卤簿耳。”太子惊曰:“彼一皇子,乃呵护之盛若此;我储贰也,自顾不如,保不为人所笑乎?且其势凌人,后此将为所制,大不可。”心怏怏然。既归,商于某傅。某傅曰:“果尔,是不可不请于上,以正国体。”乃入奏四皇子卤簿僭越状。圣祖果谕令胤禔不宜违制,速减车骑,散党附,免蹈刑法。胤禔闻太子所请,深衔之。自

是一变前日所为,斥去车骑,而与喇嘛、力士等步行走京外,游历名山大川,不复有威仪而党羽实益众。胤礽以为畏己,肆然不复置虑,不知胤禔固卧薪尝胆,以报此辱也。

胤禔既养死士,恐为太子所厄,常只身走江湖,以为阅历磨练之地,且自谓多知民间疾苦,则他日可有为。实则阴探舆论,笼络在野之不轨者,以备推倒储宫而已。尝漫游至嵩山,遇少林僧,技击过人,乃膜拜求为弟子,僧直受不辞。其徒凡数十人,以胤禔食量过大,辄非笑之。又使炊煮以供众食,胤禔乐于奔走,绝口不道宫禁事,人莫知为皇子也。半载而技成,诸僧又鬻之角力,胤禔避不应。众笑其怯,几无所不押侮。胤禔怒,奋起与斗,卒胜所鬻之僧。师曰:“子技进矣。”遂赠一铁杖,留为他日纪念,且言除一女子外,可持此横行海内矣。胤禔既行,方下山,而宫监卫士麇集,盖如约而至,众始知其为皇子也。

胤禔微行自晋中归,遇太子宾客于途,方殴击人。倚势凌辱,人不敢与争,踉跄呼哭,莫之过问。胤禔独走问所苦。旁有恶少年大言曰:“尔为谁?敢来问讯。宁有三头六臂乎?”胤禔熟视其面,出铁杖猛击,碎其脑,毙,从容返邸,而太子党人已探知矣。夜遣剑客入邸,将刺胤禔。一喇嘛方侍胤禔诵经,见窗外有白光如匹练,上下无定。胤禔怪之,令喇嘛就视。喇嘛曰:“否!否!吾已遣某力士办之矣。”比晓,院中树枝皆如削,所蓄之猎犬尽失其首,如骈戮者然,而数十武外小园中,有武士横尸焉。喇嘛曰:“此即剑客也。技穷力竭,乃为力士所诛。今晚必且报复,行当备之。”是夕,大风自西来,屋宇震摇,金铁鸣动,空中战斗声甚厉。居民咸闻之,莫知其所由来也。破晓,太子宫中皇皇若有大事然者,出购棺木,其数甚夥,特不知死者为谁。雍邸中亦然,人咸疑之。又明日,雍邸中遍招都下喇嘛入诵经,云作道场七日。诸庙恐人数不敷,至延乞丐以充额。顷之,太子宫亦传命索喇嘛,然已为雍邸所要去,势不能应命矣。太子怒甚,欲捕大喇嘛诛之。大喇嘛惧,请命于国师,国师衔旨乞命,乃已。太子知雍邸所为也,积不能平,遍召门下客,谓之曰:“今夕不杀胤禔,与诸君不复相见。”门下客忧惧,计无所出。有与胤禔之客善者,以告。胤禔闻之曰:“此势不两立之秋也。皇父春秋高,一旦祸成,恐伤其心。不如吾姑避之,以待其隙。苟吾有天命,何患不取而代之!”束装将行,会有奇士自蜀中来,愿见雍邸。胤禔速使之入,则前游所遇之友也。留与饮食,谈技击诸术,风起泉涌,顾终不及心事。奇士作色曰:“皇子有急难,奈何不告我?”胤禔问:“何以知之?”奇士曰:“闻青宫新自海外得一术人,能以铁冠取人首于百里外,今晚殆以决议施之皇子矣。如能不为其所杀,且夺其冠,则他日可取以治贪官污吏,人皆不敢犯法矣。天不绝殿下,使吾闻之,方得有此预备也。”胤禔问:“奈何?”奇士曰:“彼以喇嘛咒语为

护符,施此魔术。今吾侪都以贝叶蒙首,则铁冠必来而复去。吾先于庭外张一架装,如张网状。铁冠必跌落其中,吾党可收之,以为后日之用也。”胤禛从其言,果得铁冠。既而谓奇士曰:“寇深矣,不用斩截手段,此祸防不胜防。吾终不愿郁郁居此土也。”奇士曰:“盍请大喇嘛来,当与之最后谈判。”胤禛允之。大喇嘛至,奇士曰:“降龙伏虎,当用其势,过此以往,恐不能制,奈何?”大喇嘛曰:“谨闻命。特缓乎急乎?生乎死乎?惟殿下所择。”胤禛思之良久,乃曰:“吾为皇父计,不得不缓;吾为皇兄计,又不得不生。”大喇嘛曰:“诺。”时太子以铁冠术不效,闻胤禛仍无恙,恚恨成疾。大喇嘛入请曰:“吾能以阿肌稣丸治殿下疾。”太子曰:“子非助胤禛者乎?吾安敢服子药?”大喇嘛曰:“否!否!胤禛暴虐,众叛之久矣。今彼遨游四方,未敢返都下,邸中固阒其无人也。殿下不信,可询之某喇嘛。”某喇嘛者,太子之亲信人也,而实大喇嘛之徒党。太子见术不效,郁恨伤肝,性烈如火,挞辱诛灭颇夥。群下人人自危,至喇嘛亦不免诟辱。以故喇嘛有贰心,亦愿助胤禛为虐矣。太子不知其计,以问喇嘛。喇嘛曰:“此西天活佛之师,其丸实能治百病,服之当必有效。若胤禛则畏殿下之威,当不敢复来鞏下也。”太子信之,乃令大喇嘛出丸进服。胤禛遍贿青宫上下,无一人与大喇嘛为敌者。于是太子以孤掌之难鸣,受易性之狂药,虽有知者,莫为之白矣。阿肌稣丸者本媚药,或兴奋剂,而兹则属人猛烈之品,能使脑力失其效用,神经中枢为过度之刺激,亦不能制其百体,其形态遂类癫狂。斯时,太子因疾居外邸,不近妇女,故宫中妃嫔咸未知悉。延三日,太子益狂,便溺不自知,且毁坏器物无算,并御赐佛像等,亦投毁无余。事既张,太子妃趋视,大骇,无术为之收拾,乃奏闻。圣祖遣人视之,则已不复能成礼,且已失一切知觉,动则骚攘如犷兽,静则昏昏如负重疾。圣祖不得已,乃下诏废其储位,诏中多愤懑语。然责备太子无状,卒不知为胤禛所蔽使,喇嘛所播弄也。太子妃惶恐,奔坤宁宫求救于皇后。皇后遣国师及御医往视。是夜,国师方衔命出宫,憩某庙以待旦。大喇嘛膝行人,告以由来,历数太子之虐及某喇嘛因忤太子意惨死状。国师凄然曰:“然则吾不能为救治矣。以此主天下,吾辈尚有噍类乎?”及旦,草草入视太子,谓系不信神佛,心入邪魔所致。非别闭静室中,灌以醍醐,咒以功德水,不能复其原性。宜速治之,迟且不救。御医入,亦言心疾不可治。盖清初喇嘛之势力甚盛,御医仅充数。喇嘛言如何,彼亦不敢与之争辨也。旋皇后召太子入宫中,令择静室居之。日以功德水进饮,神思渐清,颠狂亦稍杀,乃令妃嫔入侍,益知敛抑,饮食亦增进。妃嫔私问前此病状,亦自知否。太子乃言服某喇嘛丸,遂失知觉,以后即昏昏如在醉梦间也。妃嫔以告皇后,乃闻于圣祖。遣人穷治其事,将捕某大喇嘛鞠之,则已随胤禛不知所往矣。以诘国师,国师曰:“吾徒皆忠于太子,且雍邸与太子亦绝无仇怨。此必奸人播弄,欲离间兄弟耳。苟有隐匿,吾设坛作法,使彼二人

各至坛前,自相质问,则佛祖韦陀必不谁怨也。”圣祖可其请。皇后问曰:“胤禛不至,奈何?”曰:“吾能致之,且能缚大喇嘛来。”是夕,国师使人谓喇嘛与胤禛曰:“第来,必无恙。”及夜中,胤禛果至,以皮冠蒙首,状极委惫,见后伏地不起。圣祖略有所诘,奏对极凄惋。太子入,见胤禛,色颇暴怒,诟厉不止。旋坛上有振锡声,如使之跪。太子忽颠蹶,乃惘然自述欲杀胤禛状,且历举所杀侍卫及喇嘛徒众,状至可怖。是时阴风猝起,燎烛皆作惨绿色,宫中皆闻鬼声。圣祖以倦怠惊悚而退,皇后等皆废然返宫。妃嫔奉太子下,则又昏然不省人事矣。自是昏瞶哗噪,一如前时,不复有一隙之清朗矣。胤禛与大喇嘛从容退。未几,圣祖再废太子之诏下。盖前此皇后召太子入宫,欲白其冤,固已下诏复位。至是知不可救,故复废之也。圣祖欲立胤禛,皇后终以为疑,谓不如胤禔。然以奔竞运动者多,圣祖颇有所闻,烦厌不能专决,尝愤愤曰:“朕万年后,听尔等自择之可耳。此皆不肖,谁复可以膺付托者?苟天位不可终虚,自有当璧者食其禄,若朕生前,则不提议此事可也。”盖圣祖虽不能抉雍邸之奸,而知其争权倾轧,决非无因。太子复不克为人,则惟有以不了了之而已。

胤禔最长厚,且颇有文才,圣祖、皇后俱属意焉。然恐非诸子敌,故隐秘不宣,计不如待万年后,颁遗诏始立之,则诸子仓猝不及破坏也。然胤禔始终与胤禛善,不敢撻其锋。皇后怜其无能,遂亦听胤禛所为,而不复固执矣。惟胤禔豪爽有大志,不受羁勒,颇挥霍,喜结交健儿,然不屑为秘密倾陷之行为。以故与胤禛忤,常愤太子等结党为仇,非国家之福。因辄出京旅行,饰为商贾或术士,所至必主民家。世俗相传以为世祖者,实则胤禔也。某年,粤东有某卖买行,因生理不佳,相对愁叹。时且岁暮矣,静夜无聊,小伙有悬红灯为戏者,挂于竿首,以照江中,俗亦谓之“照财神”。行之后屋,固滨江,往来船艘颇多。顷之,一巨舰来。众方注视,忽抵行门下维,一纪纲仆贸然登岸,问行主在否。众告之,仆言:“主人贩北货茶果甚多,满船重载。将俱寄于贵行中,幸行主出视之,可与主人接谈也。”行主知为巨客,乃登舟相见。则仪表甚伟,行李亦华焕。酬酢既毕,其人因述来意,且言货价不下数十万金。行主瑟缩曰:“小肆资本甚微,恐不能担此重任。请仅受其十之三,可乎?”曰:“无须。吾有要事他往,但求将货速卸,轻装而归,尔行可不必付款,待来岁今日,复悬红灯,则吾自能复来。届时,当收尔货金也。”行主大喜,乃命人悉迁其货于岸上。屋宇不能容,寄存他家,匝日始毕。同业闻其有豪客来也,争相趋附,即日售其货数万金。行主以奉客,客曰:“现吾勿需此多金,仅取十之四足矣。余存尔行中,待来岁结束并取可也。”行主义欲以盛饌饷客,客摇首止之曰:“但取好酒数斤来,并此间海味数事足矣,不多费也。”行主奉命惟谨。逾日,客匆匆去。行主徐售其货,数月而毕,赢利十余万金,连资本计,殆百万也,顿觉巨富。惟候明岁今夕之约,与

客瓜分余利耳。及届期，如约悬红灯。客果至，则巨艘三五，较前次之货又倍蓰焉。主人先奉旧帐，子母俱陈，请指麾分派。客麾之曰：“否！否！吾不需此多金。尔等第为我存之，欲用时通告提取可也。请速迁此次各货登岸，勿稽我行期。”行主以客之惠甚厚，前此未多款待，方抱不安，此次必请多事盘桓，以尽地主之谊。客曰：“吾事大忙，不能领主人厚谊。请勿过留，但使一游花艇，略开眼界足矣。”行主果导之游紫洞艇中，遍征群花以娱之。客殊无所恋，但饮啖甚豪，略听歌曲而已，夜仍返宿舟中。次晨，告别欲去。行主苦留之，乃偕游观音山等名胜处，夜复饮于花艇中。行主使娼家以计羁縻之，拂袖竟归。是时，舟中货已毕登，次晨不别行矣，并一金未携取也。行主甚怪之，顾业既受其货，且致富绝无后患，则亦自幸天助而已。或疑为大盗，顾无案追者。且其态度华贵闲雅，殊不类下流人物。又明年，复按期至，惟货已较少，然尚值十余万金。前后并计之，盖二百五六十万金矣。主人又陈子母如故，客蹙然曰：“吾本欲与主人为终身交，念主人长者，甚可恃，故愿存金不取。今吾将有大变故，恐不复能来，姑受百万金去。明岁届期悬红灯而不来，则吾事已败，终身不复相见。此百五六十万金，自取之可耳。”言罢呜咽，色颜惨沮。主人慰劝之，且欲导之冶游，以祛其哀思。客却之曰：“吾且去，此非行乐之时也。苟明岁复来，必与君痛饮于紫洞艇中耳。”及明年，果不复至。主人与所善者谈及客人踪迹，皆疑为皇子飘流在外者，盖康熙帝适于是岁驾崩也。后遇京中人，详诘其貌，知客确为胤禔。又同时，汉口又有人睹其踪迹者，并言其刻苦诚恳，绝类有道德之商人云云。

胤禔为少林僧入室弟子，善技击，常窘辱胤禔。一日，角技于南苑，呼胤禔而眩之曰：“尔敢与我角否？”胤禔自知技出彼下，乃笑不应。胤禔突起，仆胤禔于地。众小奄俱不平，而胤禔鼓掌去矣。胤禔衔之，欲使喇嘛以术杀之。既而喇嘛语胤禔曰：“彼身常佩达赖第一世所发之金符，不易近也。”胤禔曰：“可夺取之乎？”喇嘛曰：“不能。惟诱之御女，则可篡取之耳。”胤禔乃使小奄狡黠者，导之微行，为狡邪游。胤禔故好色，果沈迷粉黛中。胤禔遣人取其符，将杀之。忽其口中吐出多量之金蛇，盘旋飞舞，令人目眩，刀剑尽为所却，卒不能伤。胤禔大骇，以问喇嘛，曰：“此婆罗门灵蛇阵也。彼为国师所教，业已入室，不可与争。然习此者，必先发誓，类多不能大贵，况至尊乎？殿下但姑让之，他日大位必不彼属，复何患？”自是胤禔听其所为，遇辄避之。及即位，胤禔复不逊，乃执而囚之，赐名曰“阿其那”，译言狗也。寻即遣力士杀之。胤禔犹能奋斗至三日，始为毒剑所毙云。

胤禔力不如胤禔，而智谋特胜，恒以小计窘迫太子及胤禔。方太子未发狂疾之先，每日朝两宫后，即往西山驰猎，胤禔伪为恭顺者，请为青宫前驱。太子喜，许

并驰骤。乃阴令其党用喇嘛术，以白铁为限马槛。诵咒设之，则人目不能见，惟与知其隐者则能见之。及驰，胤禔先越而过，绝无障碍。及太子跃马过，马蹶，太子坠马，伤股甚剧，病月余，几殆。然止自怨控纵无状，绝不知胤禔之计也。又尝献鹿脯于太子，阴以色作为识别。太子召与同餐，胤禔自认所识者食之，无害。太子食之，腹顿大痛，泄泻几濒于死，医治数月始复。固疑鹿脯之有毒，然胤固伴食，居然无恙，不能以是诘责也。惟胤禔探其狡谲，深忌之。胤禔知胤禔恶己，心常耿耿，欲有以报。会圣祖以岁初召喇嘛诵经，诸皇子皆宜会食。胤禔之位，适与胤禔相近。圣祖从上来，与胤禔仅隔一箭地，而胤禔适在其间。忽有一小轮从旁飞出，直掷圣祖之面。法轮者，喇嘛所用之纪念物，以精铜为之者也。喇嘛以是为可杀魔鬼，恒诵咒语飞出焉。今直击圣祖之面，大不敬。圣祖方惊视，胤禔忽大哭呼痛，跪圣祖前，奏胤禔以法轮击己。圣祖视之，则面纹已碎矣。圣祖思“顷间法轮掷朕面而过者，必由彼而波及也。”遂命力士持胤禔，欲挞之。胤禔泣辩其诬，且证实为胤禔所自掷。圣祖怒曰：“尔尚强辩。彼既自掷，岂致面有伤痕？尔为此大不敬之举动，而不知受过，转欲嫁祸于人，其心术可见矣。”乃命内监执胤禔，付师傅，鞭挞以百数，复拘禁至半月以上始释云。世宗即位，深恶胤禔，令与胤禔同缚，禁宗人府狱，称之为“塞思黑”，译言猪也。寻使人拉杀支解之。

九汉外史 五则

雍邸以夺嫡最剧烈之故，厚养死士，结交海内奇才异能，一时蒸为风尚。除剑侠、番僧等外，有大力士著称，凡以次行辈，得九人。第此等大力士，出没江湖，队伍亡命，恒不肯以真姓名告人。且其人品亦畸零古怪，不可方物，故各家纪载不同。合而观之，大约名列第一者为少林僧，失其名。其初，一伙居士也，食量兼人，常恐给食之不足果腹，乃窃余粮藏之。寺后有古钟，大如困仓，重四五百斤。僧以一手掀之，覆食于下，若行所无事也。同伙以食物短少，常受主僧诘责。窃窃议及僧，而不得其所藏处。一日，见僧携物走寺后，疑其私匿他家，因尾之行。僧徐抵钟所，一手托其纽，推而起之，如掇木桶。置物其下，仍如原位放妥。顾而见同伙，若有所惊，既而笑曰：“幸遇尔，当勿令主僧知也。”同伙唯唯，盖心忌其能，不欲扬之，令主僧知。僧固如见其肺肝也，然自是同伙益畏惧而嫉害焉。未几，主僧恶其无他能，逐之，转入上寺。寺踞山颠，境地益苦，而峰峦陡峻，奔驰尤劳瘁。汲水担薪，一日间之胼胝，已为人所不堪。独僧若甚甘之，且余勇可贾，工作常倍于人。晚则倚树而歌，绝无疲乏意。寺门有巨石如伏狮，上可坐百人，盖由峰颠坠下者，然亘古莫能移动。僧睨之，曰：“此石踞门前，殊不便，使人绕行。不如移置门左大树下，既碍路，且可坐以乘凉。”众笑其妄语，僧

亦不辨。相度良久，忽出两指推石角，石兀兀动；复以掌推之，石忽倒转；众方舌舐不能下，僧更推之，则旋转如球，至门左平面而止。视其下，皆粗沙碎砾，盖坠下之迹犹存也。众大惊，知僧为非常人，咸白于主座。僧大笑，跳而踞石上，呼之不下。蹬足者再，视之，石已入地数尺矣。主座乃自出，合掌迎之曰：“此必韦陀化身也。能以绝技传衣钵乎？”僧乃自陈曰：“吾虽以力胜人，而未得节制之术。闻峨嵋有某师者，以技击百八式教人。顾非有名山古刹主僧之介绍，彼必麾之门外。今吾此来，为求介绍也。”主座者乃为之牒以畀之，且约学成不忘故刹。僧负担去。后十年，主座者已圆寂矣，僧始归来，以其术授徒众，徒众奉为主座者。于是少林技击之名闻天下。雍邸过而慕之，从僧学，一年始去。顾学成，雍邸有所请，密谈三日夜，僧遂循例送之出。雍邸憾之，令剑侠与斗，卒不胜而罢。盖雍邸欲僧从己入都，僧始终未允故也。习少林拳术者，例有迎送礼。迎时以一石钟置阶前，须提钟而过，然后登殿拜师，盖试其臂力何如。送时则历门三重，每门皆置守僧。一以挺击，须能避过，不能则自门槛下蛇行而出；二以刀棒，其阻拦亦如之；三则徒手相搏，其技术乃至高者，尤为难胜。相传雍邸竟不能过第三关。因其皇子，礼不可辱以蛇行，始由主座僧特令开门恭送焉，顾雍邸常引为大愧恨也。

少林僧外，则有两女子。一为侠娘，相传系吕晚村之孙女；一为鱼娘，鱼壳大盗之女也。顾此两女子，皆与雍邸为敌，且与满人不共戴天，如俄之有虚无党者然。初，晚村既以文字狱族灭，其孙女乃为一门人所匿，年未及笄也。门人故明功臣裔，乔木之悲，无时或已，虽种瓜青门，大有今昔之慨。而旧部之奇人杰士，恒私相往来，来取幽僻地为高会。拔剑斩地，击筑悲歌，大有幽并健儿气象。官吏或侦知之，则另易他处，几濒于危者屡矣。中有虬髯某者，豪客也，善技击，知剑术，尝为友报仇，取人首如探囊。久客门人家，门人置酒与语曰：“子老矣，天下方多故，绝人之技，义不可无传徒。今门下士正多，盍择一能者而授之耶？”虬髯公请视其相而后许。及吕女，乃大惊曰：“此异人也，吾术殆不传男子矣。”遂悉心教之，始而技击，继以剑术。吕女颖悟绝伦，且有神力，造诣精进，复不犹人，虬髯公益信眼力之非虚。三年学成，虬髯顾而语之曰：“少林派而外，子殆第一人矣。吾年已耄，力不能逮，且精巧亦逊于尔，尔其勉之。”因赠以名曰“侠娘”。时侠娘年已逾笄，矢志不嫁，盖志在复仇，不愿旁分也。虬髯公旋亦归山左，侠娘遂漫游海内，欲得奇人之助，与之切磋技能，以达所抱之目的。尝至少林，见主僧，角艺数日，几无胜负，惟技击之力稍有弱点耳。少林僧首肯曰：“以子技可横行天下。复仇区区事，何难如志？但彼仇者，方有天命，复恃番僧魔力，一时不易推倒。然徐图之，终必败于子手也，行矣勉之。倘遇年少书生，幸勿托心臂，恐功亏一篑也。”侠娘受教，北行至晋，鬻

技于市场。众健儿以为一孤女，或藉此择婿，于是趋之若鹜。又欺其荏弱，辄来尝试。女皆败之，取其金，盖女意在得资入都耳。最后有僧挟重金来，相约曰：“胜则赠金，败则当娶为妇。”侠娘羞晕，且恶其无礼，乃出少林法击之。僧忽呼曰：“吾师妹也，吾知罪矣。”遂赠以金，伏礼而去。于是晋中无与为敌者。是时，雍邸已得党羽报告，知女之异能，后必为患。乃商诸喇嘛，欲以血滴子法诛之。喇嘛曰：“否！否！是女有剑术，不可制也。宜用他术笼络之。”雍邸悟，乃私嘱张廷玉等：“有文士能娶奇女子者，朕必位以高秩。”廷玉等不悟其旨，归以语幕僚。某甲忽自陈曰：“吾固知之，且吾亦曾相识。彼固重视文人者，惜吾畏祸，不敢与近耳。今上有旨，吾当竭吾忠以成之。”时侠娘方在景、沧间卖技，士人趋就之。盖士人固亦晚村门人之同族，而与侠娘曾同笔砚者也。侠娘本不愿嫁人，故虽属意士人，而决然舍去。今既都门，人皆因一孤女属耳目，拟借士人为假夫妇以自掩饰，则目的易达，奸人或不易窥破也。士人既抵沧景，即往谒女。女果以礼晋接之，且偕之访虬髯公。公见女之偕男子来也，大骇曰：“侠娘亦有夫乎？”女亟止之曰：“此所谓空花耳，师奈何小我？”虬髯曰：“吾固知之，聊相戏耳。虽然，吾今更得一女弟子，与尔不相上下也。天然公例，物必有偶。谅哉！”遂呼其徒出，则亦及笄小女子也。虽妩媚动人，而饶有英气。髯曰：“此名鱼娘，非常女子也。”遂与女相见毕，密如故旧。既而谓侠娘曰：“以子卓卓，而受困于竖子，宁不可羞？设彼不悟者，吾必为姊手刃之。”侠娘悟，欲辞之。而士人已觉，星夜遁入京。未几，而搜捕之令下矣。鱼娘曰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与其逗遛于此，为贪官污吏所捕，曷若径居都下，以伺机会乎？”遂偕入都，复遇士人于逆旅，伪为落拓无聊者。侠娘哀之，士人更历述别后蹭蹬状。侠娘使为己书记，往来函札，一出其手。外虽为夫妇，实则凛乎不敢犯也。无何，侠娘偕鱼娘往探宫中情景，辄若有备。鱼娘疑之曰：“是直有侦探在吾肘腋间也。”一日，士人作一秘函待发，有友邀往宴饮，遂置案头而去，鱼娘取而挑视之，尽知其内容。盖以两人事报告于某大员，转行进呈也。鱼娘急告侠娘曰：“我言如何？此所谓养虎自贻患也。”侠娘曰：“然则今晚殆可入宫矣。子待伦父于此，吾一身先往探之。”鱼娘曰：“可！”是夜，士人大醉归。见鱼娘独坐，而侠娘不在侧，以为有隙可乘。盖士人初畏侠娘，而不知鱼娘亦系女杰也。士人乘醉无赖，径调鱼娘。鱼娘初犹动色相戒，意将待侠娘归而处置之。士人竟尔相逼，不容须臾缓。鱼娘怒甚，遂拉杀之。乃逾墙出，疾趋至宫廷，则宫中方大索人。闻传旨召大学士入受顾命，知大事已了，大喜，飞跃而出。守卫士或有窥其影者，鸣枪击之，幸未中。鱼娘不敢复返逆旅，盖恐馆中事发，逆者已在门也。第不知侠娘生死何如，急趋虬髯家。则虬髯新死，敛未数日也。恸哭成礼而去。鱼娘家本在微山湖中渔舟队里。既归，思侠娘不置。忽忽十年，因事游泰山，登绝顶观日出。忽对面石上立

一高髻女子，神采欲飞，有凌云气。谛视之，侠娘也。把臂道故，喜极而悲。旋相约西游峨眉，将逾苗岭，入藏卫，礼真如，不知何日始返云。

金陵有甘风池者，以练气运力，人莫能敌。闻且长于行路，日能达三百里，绝无疲乏态。尝主某绅家，一夕窗外月明如昼，主人之兴未阑。风池曰：“盍玩月乎？”主人呼仆启窗，风池曰：“无须。”乃敛吸气入鼻，复张口呼之，飐飐如秋风，晶窗八叶，一时并开矣。主人骇叹不置。又尝置全席器皿菜肴于桌上，风池以两指按桌边而提之起，离地三尺许，高可逾肩。旋置原位，汤不外溢，杯箸无一移动者。又尝力拔牛角，牛负痛而斗。风池拳毙之，连毙二牛。雍邸时漫游江南，闻之，愿与结交。风池有特性：不喜见贵客，凡贵客来，必绝之；即非贵客，生客无相知之友介绍者，亦必避之。顾家贫，别无他屋，则炼气入壁，以衣棧自蔽，莫有能觅其所在者。雍邸突入其室，知其在家也。乃家人忽拒之，云已他往。雍邸不信，遍视室中，见衣棧可疑。乃命从者移之，则宛然一人形贴壁上，但不言不动。雍邸招之出，不允。闭目加尸，乃以手击之，铿然墙壁也。雍邸怒，用喇嘛咒促之，亦不动。乃取枪击之，“砰訇”一声而墙倒矣。人影俱灭，风池亦卒不见出，且不知安往。家人以为必且葬于火，哭声大作。雍邸始怅然出，风池大笑曰：“累吾又走一家矣。”盖已走入邻家壁中也。人问何以不见雍邸，曰：“吾固知其皇子，不欲自投罗网也。”后诸力士之从龙者，皆以得罪死。人始服甘风池之先见云。

甘风池自言尝遇一劲敌，殆九汉中之先辈也。途过江西某所，设广场眩其术，方藐视一切，以为无足当我一击者。诸健儿亦色然惊，五体投地。正自鸣得意时，忽一曲背之老者，笑于人丛中曰：“花拳绣腿，乃欲在此广场中耀武，不畏人齿冷耶？”语罢，且咳且笑。风池顾之，见其龙钟，以为妄语挑衅，无足与较，但睨之曰：“老不畏死耶？”老者复笑曰：“恐汝将求死不得也。”风池怒，持老者欲辱之。将提其肩置场中，忽不可动，虽竭力，如蚍蜉撼大树也。愈怒，提拳猛击之。老者鼓腹以当，吃吃笑曰：“较之吾孙，尚须让一步也。”风池觉拳着处，如中绵蕞，大骇。老者还问曰：“尔为我敬一拳，何如？”风池亦鼓腹受之，老者曰：“不可！仅承以股，尚可无性命忧。”风池不信，老者遂捻其股，风池颤矣。昇归，病数日始愈。乃访老者，则其子若孙皆技击家也。欲拜为师，老者不可，仅语以后走江湖，当避三种人而已。风池问何谓，老者曰：“和尚、女子及老翁三者是也。除三者外，子可无敌矣。”故甘风池不敢与少林僧、吕侠娘等争名，顾终不知老者姓名。

白泰官为吾乡人，其琐事颇夥。少年时好色，恒逾墙入一贵家，奸其姑嫂，且能挟二女出，归私室中淫乐，迨天明，仍送还其家。后为夫族所悉，延一力士御之，

泰官不知也。是夕，月明可鉴毛发，泰官复自庭中下，将入二女房。忽有人自后猛击其脑，仆，虽跃起欲遁，则两足已为所缚矣。少选，堂中明灯璀璨，主人南向座。问若何处置，主人曰：“若送官，则扬家丑，不如毙之，以其肉饲犬也。”泰官大戚，思转瞬身将齑粉，不如竭生平之力争之，苟得脱，命也；不脱，亦命也。遂运全身之力，使体旋转，其疾如风。时手足被缚，其状宛如俗所称之元宝。乘势满地旋滚，其力锐不可当。一霎时，及主人之坐处，则已桌倾椅倒，器皿悉翻覆，灯烛亦尽灭矣。争久之，缚之绳始断，两手可开。乃力士已至，奋力与斗。且斗且走，未几门破，而身已出矣。力士为槛所绊，仆不得出。泰官始尽力狂奔，得脱于难。自是折节改行为善，遇强凌弱，众暴寡，或乡里一切不平之事，辄拔刀相助，故晚年多称颂者。偶至乡僻观农收，宿佃户家，夜闻邻妇哭声甚惨。问居停主人：“伊何为若此？”主人言：“此事以不问为佳。吾侪各人自扫门前雪，犹恐有祸，尚敢多管闲事耶？”泰官曰：“子勿畏。事大如天，吾能了之。第言何害？”主人终不肯言，泰官欲自往问之。主人子年方少，心不能平，曰：“客知此间有一怪僧乎？”泰官曰：“不知。”主人怒少年以目，少年不为动，曰：“杀我可耳，终不能关吾口。天下有如是之欺人孤儿寡母者耶？”泰官知话益有因，跃起曰：“吾必能除此害，请详语我。”少年曰：“月前来一西番僧，云自北京至此。或张大其词，代皇子出家。顾淫恶甚，饮酒食肉而外，兼渔猎人家妇女，受其荼毒者屡矣。且更有恶性，好食人胎。凡妇女有孕者，彼必堕其胎，而供饕餮。此岂非天外恶魔耶？吾意天家当以公正为心，必不致养此害人之恶秃。不知何处野驴，冒名吓人耳。”语未已，哭声益厉。主人摇手曰：“勿语！勿语！恐彼已入室。设闻之，池鱼之殃，其何能免？”时泰官足已及门，仅言“吾去也”，人已不见。盖逾垣而过，小屋中灯火微明，一妇人裸置床上，仿佛有人力摩其腹，势甚猛烈。视之，僧也。妇人痛极狂呼，惨不忍听。泰官心急火起，飞足踢扉，扉破。僧见来势颇汹汹，遂舍妇人而觅其军械。未及取，泰官突以手提其腿，仆。更起欲遁，泰官已瞥目睹其械，则铁杖也，乘势拾而猛击之。僧负痛狂奔，出户，为碌碡所蹶，又仆于地，泰官捷起擒之。僧力甚勇，以两手扼泰官之肾，痛极释手，僧得脱。泰官又追及，举铁杖猛击其首，遂就擒焉。是时村人鸣钲四集。僧大言曰：“吾雍皇子殿下之师也。苟得罪，一村将无噍类，尔鼠子敢妄逞血气耶？”村人积怒已久，见泰官得胜，群起缚之曰：“吾侪宁受官刑，不能忍此秃驴之恶虐也。”乡老或请鸣官，泰官曰：“不可。彼既恃官势，彼媚上者，难保不为所震慑。不如吾辈自了之。”村人乃共举耕、犁、柴、斧之类，各斫一下，旋成醢焉。人皆快之，返视彼妇，则奄奄若死，泰官令佃户为之延医诊治。一村诵德，为置长生禄位云。

鱼壳别传

《随园笔记》及某野史载鱼壳事，咸谓江南大盗，为于清端所擒戮而已。实则鱼壳与雍邸有特别之关系，而于所戮者，非真鱼壳也。初，康熙南巡，得奇士，力敌万人，常以自卫，不肯道真姓名，但曰：“求皇上赐一名可耳。”圣祖以其来时所服鱼皮衣，状甚怪伟，因曰：“名汝鱼壳何如？”曰：“甚善！名我固当。”于是鱼壳之名，震于朝右。旋以太子有怯疾，圣祖特命鱼壳保护之。鱼壳遂为青宫党魁，诸喇嘛皆侧目。盖太子喜近汉人，读儒书，颇不以喇嘛为然。故喇嘛皆携贰，倾向雍邸。鱼壳因益见亲信。顾鱼壳性戆直，不信诡术，常以力折服喇嘛。诸喇嘛恨，则以术搆陷之。鱼壳恃有勇力，不之惧，然卒以此致败。盖雍邸初闻鱼壳之能，欲罗致之，因使人诱之出。知鱼壳嗜饮，乃为设醇醪精饌，令数雅量伴饮，而自出拜。与之语，大悦。鱼壳亦以雍邸沈毅，才过于胤禩远也。往来既稔，雍邸终未肯遽宣本意，因使人讽示之。鱼壳殊不谓然，且曰：“今上开国主，凡有举动，当为天下后世法，岂可妄议，摇动根本？太子，国之储贰，宗社之根本也。设有变更，根本即受摇动，在今日似非所当议。鄙意吾侪当竭股肱之力，辅雍邸成贤王，仍可为国家建立伟绩，奈何必以同室操戈，宫廷喋血为幸事耶？必如是者，窃不敢与闻。”使者具以告，雍邸大戚，恐其泄语，则为祸且烈，于是欲杀之念起矣。因使人诱之来，曰：“雍邸敬谢无状，此皆细人所譚，不足以辱高听，幸勿介意。今雍邸甚愿勇士往见，藉聆正论，以赎前愆。”鱼壳见其择词甚恭，遂毅然往。至则诸喇嘛方诵经咒，谓外人禁不得入。鱼壳夙恶喇嘛，至是为所梗阻，益肆诟厉。诸喇嘛群起与之为难，鱼壳怒，拔剑击诸喇嘛，伤者数人，拂袖而归。诸喇嘛诉诸雍邸，加以谗搆，谓鱼壳大呼：“篡逆皆喇嘛所助，今非尽杀之，不足以快吾意。”且曰：“直杀胤禩，即可了事。”盖以激雍邸之怒也。雍邸佯怒与绝，犹恐诸喇嘛忌嫉，仍使之劝驾，更求相见。鱼壳绝之曰：“尔纵喇嘛以慢客，吾不能复见尔矣。”雍邸始切齿曰：“是人殆不可不除也。”夜乃遣力士刺之。鱼壳自卫甚严，不得间；又使喇嘛以术图之，亦无效。闻鱼壳将侍太子猎西山，伪使人求观猎，而欲于途中图鱼壳。鱼壳已知之，乃称疾不从，而自饰为仆役，从间道行。雍邸果遣人伺于道，不知其为鱼壳也。过之，归而语太子曰：“四阿哥异志成矣。倘能敝屣尊荣者，则可自请于皇上而去之，如汉东海王故事。否则亦当力图自卫之计，勿树敌以自戕。吾观雍邸，忍人也，殿下不忍于彼，而彼将忍于殿下。其奈之何？”太子曰：“力图自卫若何？”曰：“自处于正以观其隙，自藏其锋以俟其动。勿以柄授人，勿以权误己，则必胜之算。自操于无形之中，若以力争，犹水济水也。且智能驭力，殿下之智能自用，则吾侪小人皆殿下之囊中物耳。”太子首肯者再，深为感

动，因叹曰：“鱼壳诚异人也，不惟大勇，而且大智，殆吾之子房欤？”自此遂欲延揽贤士，注意人才，且设礼贤馆总其事，作为颇特异。鱼壳复进曰：“此所谓虚有其表也。殿下宜存此心，实事求是，慎勿张皇，为人属耳目。且储宫嫌疑之地，设有人搆之于上，保母越位之嫌乎？鄙意不如敛抑以蓄其志，慎密以保其身。游刃于虚，无迹可寻。则上不见疑，下不见忌矣。”太子虽纳其言，而好名过甚，似不愿敛抑。鱼壳曰：“然则殆矣。”遂欲求去。太子曰：“子毋躁，吾能渐改。”顷之，诸喇嘛之被擒者，群往助雍邸以搆太子，危疑日甚一日。太子师傅某者，昏诞人也，劝太子用喇嘛以敌雍邸。太子初不信，忽宫中日夜大扰，云刺客时时来寻衅，人情汹惧，几于夜不安枕。师傅进曰：“不用吾言，祸犹未艾。”太子急召鱼壳与计事，鱼壳曰：“德足胜妖，殿下但修德以镇之。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。若果害殿下者，吾自能御之。如其未也，少安毋躁。”太子之师傅某，以鱼壳言为迂缓，乃使喇嘛等入宫侦察，且设坛禳之。鱼壳视之曰：“噫！吾可去矣。苟迟之行，行将供人鱼肉。”乃弃装乘夜出都门，仅留一柬以别太子。胤禩闻之，使力士追之，欲毙之于道。鱼壳过邨，为小贩，杂乞儿中，歌《莲花落》，卒脱去。太子见留柬，犹掉首曰：“吾以鱼壳为英雄，今视其言，直皆老生常谈耳。向吾悔信其说，致误事机，否则何至坐使敌大哉！绵绵不绝，将寻斧柯。今日除此滋蔓良不易，皆鱼壳养痍之过也。”师傅曰：“鱼壳本大盗耳，其言安足信？本朝自有家法，奈何为盗所劫持哉？太子仁慈，听彼自去。然使彼得于京外播宫庭之恶，非计也。法当诛之以灭谤。”太子乃入奏，请地方官吏捕鱼壳。圣祖亦怒鱼壳之逃也，徇太子请，召鱼壳使来，而鱼壳终不至。初，犹时见其踪迹于光黄武汉间，寻人皖之巢湖、淮北之微山湖。胤禩乃使人求之，愿释前嫌以竟其用。鱼壳谓使者曰：“归语尔主，吾非干禄者流，可以利动也。尔主虽克成事，然不义而篡夺天位，非我思存。若贪天之功，为尔主效鹰犬，则此时早奔走鞞下，奚为来此荒山穷谷中耶？已矣，吾行游矣，毋更辱驾。鱼壳非能为人用者。”使者欲捕之，为鱼壳所击退。明日视之，不知所之矣。使者归，雍邸叹息无策，丧气而已。既即位，乃使于清端访之，以清端有治盗名也。时往来江湖者，恒多冒鱼壳名以吓人，清端遂命役捕之。其人亦颇桀骜，劫案累累。闻清端得之，人皆称快，亦不暇致详云。然自是亦遂无鱼壳复出也。

和坤轶事 四则

乾隆盛时，以和相之招权纳贿，致人民感生计艰难之苦痛，而教匪以起，清运遂衰，人咸知之。其贿额至以亿兆计，可谓极矣。顾其贪婪之性，不独施之于下，抑且敢试之于上，高宗竟不之问，养成此贪饕之性，良有由也。当其恃宠而骄，视宫禁之物，如取家珍，见所